

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2017
9月下
故事会®
STORIES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18
高清杂志网
GQZZW.COM
好家风 好故事

动听的爱情



前阵子，看了个短视频。片中，一位着装精致的老太太，总是一个人来到伦敦的路堤地铁站。列车来了又走，她也不上去，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。只有当广播中响起“mind the gap”（请注意脚下安全）时，老太太的脸上才会浮现出一抹微笑。这个声音，对她而言，有着特别的意义，这是她已逝丈夫的声音……

这部短视频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片中的老太太名叫玛格丽特，而她已逝的丈夫劳伦斯，年轻时曾当过演员，也就是在那时，他为伦敦地铁北线录制了警示语“mind the gap”。

那些年，玛格丽特的家就住在北伦敦，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坐地铁北线，时常能听到地铁站里响起劳伦斯录制的那句警示语，但对当时的玛格丽特来说，这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广播。

此后，机缘巧合，两人在一艘邮轮上相遇了。不久，他们便坠入了爱河，渐渐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不过，随着两人年纪越来越大，劳伦斯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最终因病离开了人世。

丈夫过世后，玛格丽特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，只有一件事，能带给她些许安慰，那就是去地铁站，听听丈夫的声音。

起初，地铁北线的很多地铁站都能听到劳伦斯录制的这句警示语。但是，随着地铁站广播系统的升级，最后，只剩下路堤地铁站还在播放。不过，对玛格丽特来说，有一个就够了。列车来了又走，广播播了又播。旁人听着冷冰冰的一句话，却是玛格丽特最温暖的慰藉。

可是，有一天，路堤地铁站也不再播放她丈夫的声音了。于是，玛格丽特写信给伦敦交通局，询问是否可以拿到丈夫这句警示语的录音。伦敦交通局的工作人员被她的故事打动，不仅为她找到了劳伦斯的录音，还决定给她一个惊喜——恢复路堤地铁站的旧广播。当玛格丽特再次在地铁站听到那句熟悉的“mind the gap”时，她的心中充满了感动。

一句普通的话语，会因爱情而显得格外动人；一则好的故事，也会因人们心中美好的情感而显得愈发熠熠生辉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39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9月

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2017年9月
下半月刊・绿版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副社长 张 凯
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
本期责任编辑 刘雁君
电子邮箱 nina_lyj@sina.com
发稿编辑
朱 虹 王 琦 赵媛佳 黄怡亲
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 公开

出版发行部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 钮 颖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

媒体部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故事会互联网 +
《故事会》微博 @ 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 元

为啥身体好

一位老先生，年逾八旬，依然身强体健。记者采访他，问他保持健康的秘诀。

老先生说："这要特别感谢我太太。每次我俩吵架，我都会出门，待上一段时间。回家后，我太太气也消了，我们就和好如初了。"

记者疑惑地问："您是要告诉我，家庭和睦对身体好吗？"老先生摇了摇头，说："这些年我俩经常吵架，我经常在户外活动，才能这样健康。"

（任万杰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放　电

老婆："老公，你当初和我恋爱的时候，两眼放光，对我挺来电的，现在怎么看都不看我了？"

老公："我这不是勤俭持家，节约用电嘛。"

老婆："那你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，怎么就两眼放光了呢？"

老公："我那是开启警示灯，提醒她们：我有老婆，请勿接近。"

（木　子）

减　肥

一天，悟空看见唐僧在喝茶，就问："师父，喝什么茶啊？"

唐僧回答道："减肥茶。"

悟空不解地问："您这么苗条还要减肥？"

唐僧咬牙切齿地说："减一斤是一斤，绝不便宜女妖精！"

（大浪淘沙）



看守丈夫

小丽问闺密：“看你的脸色不好，是病了吗？”

闺密摇摇头，说：“我没病，是我丈夫病了，我得日夜看守他。”

小丽疑惑道：“难道没有护士吗？”

闺密正色道：“正因为有护士，我才得日夜看守他！”

（陈洪盛）

不分男女

小男孩对阿姨说：“我妈妈又生了个小孩。”

阿姨想逗逗他，便问：“那是弟弟还是妹妹呢？”

小男孩皱着眉头说：“还没有穿衣服呢，谁认得出来！”

（李春迎）

排队的人

小伙子去买火车票，过了很久才买好。

女朋友问他：“是不是有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？”

小伙子说：“其实排队的人不多。”

女朋友疑惑地问：“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？”

小伙子说：“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！”

（海之深）



有个人失眠，去找医生。医生建议道：“当你躺到床上后，可以想象自己在海边，海水一浪又一浪地打在岸上。”

过了两天，病人又来找医生，说自己还是失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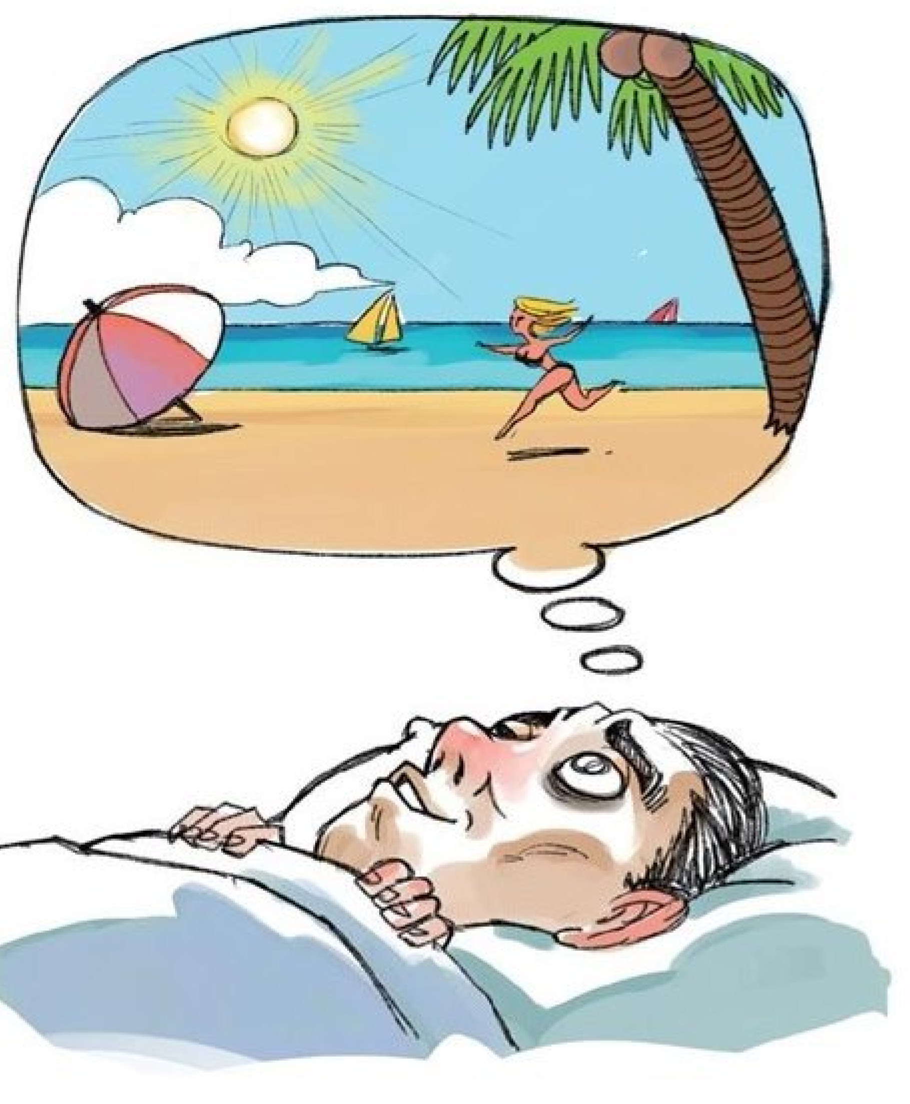
医生问：“你认真照我的建议做了吗？”

病人点点头，肯定道：“是的，不折不扣！”

医生不解地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还睡不着呢？”

病人回答道：“因为那些穿着比基尼游泳衣、在岸边跑来跑去的美人！”

（田龙华）



商业策略

法国小镇上开了一家大超市。这天，超市贴出一条广告：黄油10欧元。

大超市对面是家小店，店主是位老太太。她马上在自家小店的橱窗上写道：黄油8欧元。第二天，大超市改了一下广告：黄油8欧元。老太太见了，马上把价格改为7欧元。

这天，一位顾客对老太太说：“对面大超市采购成本低，可以卖得便宜一些。但是，像你这样的小店可承受不了。”

老太太狡黠地说：“我根本不卖黄油。”（火箭熊）



这天，小倩把男友带回家，让母亲把把关。

母亲对小倩男友说：“我们家人信佛，如果你爱我的女儿，就必须信佛，你能做到吗？”小倩男友想了想，使劲地点了点头说：“能！”

过了几天，小倩告诉母亲，因为信佛的事，她和男友分了。母亲一惊，问：“难道他不愿意信佛？”小倩摇了摇头说：“他太信佛了。”

母亲糊涂了，问：“那你们为啥分？”

小倩哭丧着脸说：“他出家了。”

（任万杰）



商场举办比丑大赛，一等奖五千元。老歪一听，来了兴趣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老歪就去参加比赛了，没过多久他回到家，气呼呼地跟老婆说：“该死的比丑大赛！”老婆赶紧安慰他说：“没得奖是好事啊，这说明你长得不丑。”

老歪听完更生气了，说：“要是那样就好了，人家根本没让我进去！”

老婆一愣，问为什么不让进。老歪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保安拦住我说，这是业余人员之间的比赛，专业人士不能进。”（凹口凸口）



祖先的生活

小女孩问："听说，我们的祖先没有电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电脑，也没有手机，我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"

小男孩想了想，说："所以他们都死了呀。"

（李春迎）

建 议

小娟最近手机话费用得太多，便打电话问客服："我男朋友一个月只给我三十块钱电话费，请问能不能帮我换一个优惠点的套餐啊？"

客服淡定地说："女士您好，我觉得您需要换的是男朋友。"

（千百度）

没素质

妈妈带四岁的儿子去旅游，刚进景区，儿子突然内急，就自己跑到路边开始小便了。

妈妈连忙制止，并责怪道："怎么能随地小便呢？别人看到，要说你没素质的。"

儿子委屈道："我实在憋不住了呀！再说，别人看到也不会说我，只会说那小孩家长太没素质了，怎么能教小孩随地大小便呢！"

（紫荷心雨）

怕什么

约翰和朋友一起喝酒。当两人都喝得有些醉的时候，约翰对朋友说："我想买一辆坦克。"

朋友回道："那你买呗。"

约翰说："可我没钱呀。"

朋友说："可以贷款啊。"

约翰问道："到时候没钱还，怎么办呀？"

朋友一拍桌子，道："你都有坦克了，还怕什么！"

（莲 花）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nina_lyj@sina.com。



老父亲去世前，把家里祖传的接骨方分成了三份，给三个儿子一人一份。这三份接骨方到底有何玄机，让三兄弟都忍不住赞叹“姜还是老的辣”？



三张接骨方

■顾敬堂

张老爷子有一张祖传的接骨方。靠着这副药方的收入，张老爷子又当爹又当妈，一人把三个儿子养得跟牛犊子一般壮实。

可家里什么都好，就有一件事让张老爷子不顺心。仨小子挨着肩膀长大，脾气都挺火爆，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大打出手，把张老爷子气得每次都抡着棒子挨个揍一遍，过后哥仨还是该动手绝对不吵吵。

老大初中一毕业，张老爷子对他说道：“你不是喜欢打架吗？干脆你考体校吧，就去学拳击，有机会跑外国擂台上揍洋鬼子才叫本事呢！”

老大一听，这个好呀！他没费啥事就去体校了。

转年老二也读初三了，也准备学拳击。张老爷子不同意：“咱家又不是开拳击场的，你换个别的！”

老二立马说道：“要不我学摔跤吧，以后和老大动起手来也不吃亏。”

张老爷子上手给老二一顿揍，最后还是把他送去学摔跤了。

轮到老三时，他在中考的节骨眼上忽然病倒了，啥也没考上，一赌气不念了，仗着身体健壮，到矿上当了井下工人，成了哥仨中第一个赚钱的人。

转过年，张老爷子的身体忽然就不行了，老三赶紧把他送到医院，这头打电话让俩哥哥赶紧回来。等哥俩赶回来的时候，张老爷子回光返照一般精神了，对三个儿子交代起后事。

老大老二都在上学，正用钱呢，老爷子这一走，学费都成问题了。老三拍了拍胸脯说道："爹，你放心，我挣钱了，以后大哥二哥的学费我包了，保证供他俩毕业。"

老大闷声说道："这成啥事了，哪能让你供，不行我下来工作，供着老二！"

老二也不干了："凭啥呀，你眼瞅毕业了，成绩也不错，我下来！"

哥仨谁也不让谁，吵个没完。老爷子喘着粗气说道："别争了，要不你们哥仨打一架吧，谁输了听谁的！"

老大老二一听，撸起袖子就要动手，老三喊道："停停停，没听咱爹说嘛，谁输了听谁的，我现在肯定打不过你俩，就听我的！"

老大老二这才反应过来，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办。

老爷子气喘吁吁地说道："就按老三的主意办。另外，我把接骨药方分开了，你们哥仨一人一份，谁也不许看别人的，有求药的，必须你们哥仨同时到场，各人配各人的方子，合在一起才是一副药，挣的钱除去学费，三个人分。"

老爹眼看着就不行了，哥仨也顾不上争执，一起跪在地上大哭起来。

之后的两三年里，因老大老二从事的运动都很容易受伤，每当队友骨折的时候，都会给老三打电话，三人各自按药方配好自己那份，然后合成一副药，非常管用。一来二去哥仨的接骨药名气越来越大，卖药的收入不但够老大老二上学用，哥仨还攒下了不少钱。

老大毕业后没能出国揍洋人，留在体校当了教练；老二干到省里，拿了回省摔跤冠军，也到站退役了，之后在中学当了体育老师；老三在矿上当了队长，小日子过得也不错。哥仨都结了婚，住得也不远，隔三差五约着喝点小酒，也不打架了，和睦得很。

老大老二琢磨着自己都有不错的工作，只有弟弟当工人，就想把自己手上那份接骨药方送给他，让他多挣点钱，可老三说啥不干，哥俩也没办法，遇到有骨折的照样还得三兄弟一起出马才能配药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这天老三媳妇突然给老大老二打来电话：“俩哥哥快来吧，老三在井下出事了！”

哥俩火燎屁股般地赶到医院。原来是矿井下落石头把老三腿砸断了，万幸没出人命。老三腿上打着夹板，安慰两位哥哥：“咱家是干啥的，骨折算啥大事？赶紧的，给兄弟配药去！”

老大掏出一张方子递给老二：“都这时候了，还玩啥神秘呀？老三，你也把方子给你二哥，让他一起抓了！”

老三掏出手机：“我存微信里了，这就发给二哥。”

“叮咚”一声，微信过去了，老二打开一看，眼睛睁得老大：“啥玩意？这不和我的方子一样嘛！”

老大凑过去读道：“血竭、没药、自然铜、骨碎补……我的方子也是这个呀！”

三人愣了半天，没琢磨出老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还是老三媳妇反应快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你们哥仨以前天天打架，老爷子准是怕你们兄弟以后不和睦，这才把方子拆开，让你们谁都离不开谁，你们手里的剂量都是三分之一份的，合起来正好是一副药的量。”哥三个听完相视一笑，你拍我一下，我拍你一下，说不出来的亲近。



用了自家的药，老三很快出院了，但还要在家休养，其间照样有许多患者前来抓药。这天，老三给俩哥哥打电话，让他俩一起来配药。俩哥哥很奇怪：“都一样的方子，你按三倍的剂量配不就得了吗？”

老三无奈地说道：“咱哥仨配药的事儿远近闻名，我一个人配，人家根本不相信，说我糊弄他们！”

三兄弟放下电话，脑子里不约而同地浮现出老爹的面孔，暗暗赞叹一声：“姜还是老的辣呀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小算盘

■吴　滨



贺大和贺二经营着父亲留下的粮栈，哥俩年轻没经验，生意不温不火。

这天刚开门，进来一个老人，他掏出四文钱说："卖粮食的，拿俩火烧。"贺二一听气乐了：这批发稻谷杂粮的店里，哪有火烧？

贺大见老人眼睛不好，动了恻隐之心，拦住要赶人的弟弟，给老人找了个座，一看他的钱有两文还是假的，又添了十二文钱，让伙计去买四个肉火烧外带一碗粥。

哪知老人吃完还挑刺："这儿够肃静的，没我都开不了张吧？"说着他一招手，"近前来，我教你几招。"大伙儿气得都不理他，贺大没生气，权当哄老人高兴。老人在他耳边说："别看我眼瞎，心可明白着呢，你后院大槐树下有宝贝，能助你发财。"说完他起身走了。

贺大半信半疑，到树下一挖，果然找到个铜珠铁框的小算盘，做工倒是精巧，却也没啥稀奇。他把算盘擦洗干净，顺手放在房里桌上，没再理会。

夜里贺大正熟睡，耳边响起"噼里啪啦"的声音。因为太累了，他迷迷糊糊的，睁不开眼，只听着好像是算盘响，接着是女子的说话声："进林掌柜的货定赚五千两，把银子运进来吧。"接着似乎门开了，一阵响声后又一切如常了。

贺大以为就是个梦，可起来发现小算盘的盘面变了，显示盈利五千两！正纳闷，贺二来说大粮商林掌柜有急事找，贺大暗自称奇：

这林掌柜真上门了？原来林掌柜听说同州闹粮荒，弄了一船队的粮食去卖，不想天旱水浅，船队无法前行，只好请贺大把这批粮廉价收下来。

贺大觉得这确实是笔赚钱买卖，刚想答应，忽见贺二一个劲地使眼色，想必有话要说，于是说请林掌柜先走，自己随后再去看货。

林掌柜刚离开，贺二忙说千万不要收粮，听说这批粮在船上放久了，被湿气蒸得发了霉，别说人吃酿酒，喂牲口都不行，他找了好几家，人家都不要。

贺大心一沉，忙派人去核实，贺二说得果然没错。不过林掌柜确实很难，进退不得不说，又赶上天热时令病横行，伙计船夫差不多都病倒了，粮食没卖掉，缺钱看病就快出人命了。

听到这些，贺大看着小算盘，不由想起去年自己手头紧，林掌柜同意赊账的事。如今对方有难，自己本不好袖手旁观，要真收进来义利双收自然是好事，可梦中事哪有准，收了砸手里咋办？犹豫不决的贺大心一烦，忍不住随手一扒拉算盘，把盈利五千的盘面清盘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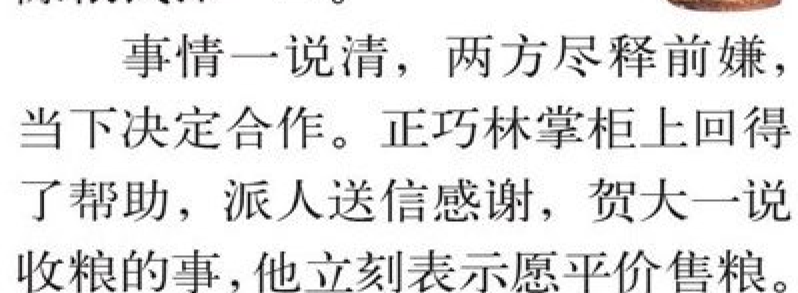
哪知一放手，盘面又恢复了，接连试了几次都是如此。贺大暗自称奇，稍一思量便下了决心，让伙计通知林掌柜，按成本加一成共计一万两收购陈粮。林掌柜自然感激不尽，可贺二急了，成天埋怨哥哥拿买卖送人情。时间一长，陈粮堆在库房毫无出路，贺大心也慌了，暗暗埋怨自己不该迷信什么怪力乱神的算盘。

转眼俩月过去了，这天夜里，贺大睡梦中又听见算盘响了，这回女子说：“有人买陈粮，卖出大亏一万五千两，把银子运走。”跟着又是一阵响。早上再看小算盘，原本盈利的盘面变成亏损一万五千两！

吃罢早饭，贺二兴冲冲来说有人要收陈粮。贺大心中一动，算盘又说对了，可为何卖出就亏损了呢？转念一想，上次的盈利到现在也没应验，还是先跟来人谈谈再说。

哥俩陪着来人看了看陈粮，对方很大方，说愿意出一万五千两收购全部。一算净赚五千两，贺二大喜。不过贺大很冷静，倒不是全因为小算盘报亏，主要他觉得事有蹊跷，这些陈粮不值这么多。

那人倒也直率，说：“不瞒贺老板，同州旱灾粮荒，我家老爷接了替朝廷收购赈粮的大差事。朝廷给价不高，还要给当官的好处，所



以想到了这滥竽充数的法子。”

原来如此！贺大断然回绝：“你们这是坑害灾民，恕贺某不敢违反朝廷法度，这粮不卖！”那人顿时翻脸：“怕什么，有我家老爷顶着，再说这么多陈粮，你就打算一直放着？”看贺大依然不为所动，那人撂下句“你等着”，恨恨而去。这事让贺二很搓火，指责哥哥太不知变通，又大闹了一通。

转天贺大外出收账，在僻静处被几个蒙面人绑进个宅院，领头正是买陈粮的那位。他阴险地朝贺大一龇牙：“你知道我的秘密了，除非一起干，否则只能灭口。”贺大毫不胆怯，正色道：“坑害灾民的事我宁死不做，你等贪赃枉法也不会有好下场！”说完他眼一闭正要等死，哪知随着声“好”，身后转出一人，原来是大乡绅尹泰。

尹泰先是作揖赔罪，随后说起三年前东州三十多人被砍脑袋的事，问贺大可知为何。贺大说是因为赈灾舞弊，尹泰说这些人有的是咎由自取，有的却是不知情被他人连累。自己和同州知府是好友，他托自己采购赈粮，可自己不懂行，找帮手吧，找了几个都感觉人不行。近来听说贺大收陈粮的义举，觉得贺大为人很好，可又怕人心难测重蹈东州覆辙，只好假借买陈粮试探一二。

事情一说清，两方尽释前嫌，当下决定合作。正巧林掌柜上回得了帮助，派人送信感谢，贺大一说收粮的事，他立刻表示愿平价售粮。

贺大一算账，不仅平了陈粮的亏空，还净赚五千两。他细细一琢磨，整件事果然应验了收陈粮盈利五千两，若要是答应卖陈粮，不仅和尹泰的合作告吹，而且陈粮也卖不出去，里外里亏一万五千两。看来小算盘果真灵验，是个宝物。



账面是赚了，可收粮交粮还得有人跑一趟，贺大决定亲自出马，柜上由贺二代管。出发前的夜里，屋里又响起“噼里啪啦”的声音，这次贺大没睡实，瞪着眼都看清了：只见一个女子在桌前打着算盘，算完说：“这次出门净亏五千两，把银子运走吧！”

话音刚落，随着一阵响，从墙里推出一辆辆小车，每辆车里装着一大锭银子，推车的竟是一只只仓鼠。女子打开门，让仓鼠把一大溜银车都推出了门。完事刚要走，墙里又出来辆小车，她一愣：“还多亏半吊钱？”推车的仓鼠吱吱叫了几声，女子便把它放出门，又在算盘上加上这点亏账，随后便消失了。

这下贺大发愁了，出门亏损怎么办，想不干也不行啊，只好暗下决心一路要谨慎行事不能犯错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买进卖出倒是顺风顺水，可等拿着银票回到家却发现出事了。原来贺二老想处理掉陈粮，找了个酒贩子合伙用陈粮造酒来卖，结果出了事被官府收押了。

好在没出人命，贺大一番奔走搭救，最后赔了一万两银子才把贺二救回来，赚的钱赔进去不说，果然又亏了五千两！为此，贺二后悔不迭，表示要痛改前非。正说着，外面有人喊：“掌柜的，照上次再给我来份火烧。”那个算命老人又来了。

老人先塞给贺大二十六文钱，说：“我不占你便宜。”然后他坐下问，“怎么样，小算盘灵吧？”想想这一番波折，到头来却赔了钱，贺大苦笑一声说太灵了。老人说既然灵，那以后做买卖靠它定然发财。贺大摆摆手说：“不用它也能发财。”

老人一愣：“为何？说说。”贺大说：“最近这些事都说了一个理，做买卖想发财只有货真价实信义为本。”老人双挑大拇指：“金玉良言。”说完他拿出酒壶往桌上一放，“那好，我前些日子，花了半吊钱买了这陈粮酿的假酒，你得赔吧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机智问答

◆ 问：懒人减肥靠什么？
答：消化能力！

◆ 问：在没有人帮忙的时候，怎样从车外拍自己开车的照片？
答：开快一点，就会有摄像头帮你拍照了。

◆ 问：为什么不建议在朋友圈发自拍？
答：要做个善良的宝宝，不要让人轻易嫉妒你的美。

◆ 问：矮是什么感觉？
答：所有人见到我都抬不起头。

◆ 问：为什么家长只看成绩？
答：因为他们步入社会多年，看不懂题目！

◆ 问：那些说“马上就到”，结果等了半天也没到的人，到底骑的是什么马？
答：旋转木马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潘　烨）

最尴尬的事

◆ 春节期间，小明去亲戚家玩。临走前，亲戚朝他冲过去，把手伸向他的口袋。小明以为是红包，极力躲避，结果亲戚说了一句：“这几颗糖别浪费了，在车上吃！”

◆ 小丽第二天要上台演讲，但是她想要穿的高跟鞋有点大。于是，小丽想了一个办法，前一天拼命喝水，让脚水肿，鞋子就不会大了。然而演讲当天，小丽脚没肿，脸肿了……

◆ 电梯里，因为人太多，大家都在讨论超重的问题。一个阿姨说：“不会超重的，电梯里面一个胖子都没有。”阿姨刚说完，所有人都看向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伙子……

◆ 一天，妻子下班还没到家，丈夫先订好了外卖。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，丈夫隔着门甜腻腻地问道：“是我的小可爱吗？”门外的人，粗声粗气地喊道：“不，是外卖！”

（**推荐者**：卧　龙）



·诙段子·

各系学生说食堂

学校食堂的服务之差让所有学生都难以忍受，于是学生会召开了各系学生代表会，给食堂提意见。

- 数学系代表说：“不知度量衡标准是否有了新的调整，现在二两面包三口就啃完了。”
- 中文系代表说：“显然食堂有浪漫主义色彩，菜花里居然有两条肉虫在谈恋爱。”
- 美术系代表说：“食堂工作人员的围裙，简直就像我们的调色板一样绚丽多彩。”
- 历史系代表说：“食堂用的肉和香肠是哪个朝代的？我们系考古专业的同学们对此极有兴趣。”
- 化学系代表说：“食堂的面食能不能再做一下中和反应，我们觉得酸的成分太多了。”

（推荐者：潘光贤）

办公室与监狱的区别

- 监狱：大部分时间你都在一个3米×4米的空间内。
  公司：大部分时间你都在一个2米×3米的隔间内。
- 监狱：一日三餐准时进食，完全免费。
  公司：进食不定时，餐数不一定，自己付钱。
- 监狱：表现良好可获得休假。
  公司：表现良好可获得更多工作。
- 监狱：守卫为你开关所有房门。
  公司：自行开关所有的门，遗失门禁卡，将被罚款。
- 监狱：拥有独立厕所。
  公司：使用公厕。
- 监狱：亲友可探望你。
  公司：办公时间不允许处理私人事务。
- 监狱：空闲时间可做健身。
  公司：几乎没有休息时间，有损健康。
- 监狱：离开监狱代表重获自由。
  公司：离开公司前途茫茫。

（推荐者：吕　一）

（本栏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吴老三一直摘不掉贫困户的帽子，他不往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却挑剔起了挂钩结对子的干部……



就是不当贫困户

□杨春萍

吴老三是村里的贫困户，多年来，这顶帽子一直没有摘下。说来也难，一是底子确实薄，二是怨他自个儿不争气，不肯脚踏实地去干，老想着一夜翻身。

这天，吴老三打算上山摘点八角，换了钱买肉买酒。走到村头，忽然看见一个陌生人骑着摩托车往村里来。那人见到吴老三后，就停车向他打听吴老三住在哪里。

吴老三一听，先警惕地打量了对方一下。只见来人四十来岁，长得文质彬彬，车把上一边挂着一个文件袋，一边挂着一块肉和几扎面条。

吴老三没有立即表明身份，而是问他找吴老三有什么事。那人说他是农业局的，姓邓，吴老三是他结对子帮扶的对象，今天第一次下来认亲。

吴老三心里大叫一声：果然没错，真的是上面安排下来的人！他脑子飞快地一转，说道："吴老三啊，他们全家都去打工了，没人在家，邓干部，你还是别找他了！"

邓干部想了想说："既然都来了，还是去看看吧，认个门也好。"说罢，他一拧油门就进了村。吴老三犹豫了一下，转身就往山上跑，边跑边想：真是倒霉，上面又派了

个三无干部给我！

这些年，和吴老三同村的贫困户，都已经脱贫了。吴老三琢磨来琢磨去，从中找出了问题的关键：脱贫快的人家，跟那家挂钩结对子的要么是当官的，要么是管事的，要么是有钱的，攀上了这样的高枝，不想脱贫都难。可自己结的对子呢？都是些既不当官又不管事也没钱的小干部，最多每年下来两三回，送点肉和面，没用！因此，他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攀上一个高枝，一夜翻身。刚才他一看那位邓干部，就断定又是一个三无干部，所以故意不承认自己就是吴老三。

就这样，吴老三在山上挨到了下午，他料想邓干部应该走了，这才下山。哪知回到家门口一看，邓干部的摩托车正停在自家院子里。吴老三刚转身要逃，老婆却在屋里嚷了起来："老三，你可回来了，县里有干部来了！"

吴老三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。邓干部惊讶地说："你明明就是吴老三，干吗不承认？"

吴老三尴尬地嘿嘿一笑："我……邓干部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我是吴老三不假，可我不是贫困户啊！"

邓干部一听愣了，翻出带来的名册，指着吴老三的大名给他看。

吴老三挠挠头，笑嘻嘻地说："邓干部啊，我虽然榜上有名，可我其实并不贫困，我不需要别人帮扶，你还是去帮一下真正的贫困户吧！"

邓干部气得连连摇头，却又无可奈何，看看天色已晚，只得匆匆告辞。

过了几天，吴老三正在家，忽然听到村子里传来一阵大动静，他循着声音来到了二蛋家，一看，原来是二蛋结对子的干部来看他了。也不知二蛋结的对子是个多大的官，反正镇里、村里的干部都陪着一起来了，浩浩荡荡一大帮人，带来的东西也不少，又是油又是米的。

吴老三看得两眼放光，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："我也是贫困户！"这一喊，众人都奇怪地看着他。

吴老三豁出去了，冲上去说："领导，我也是个贫困户，您还收人不？我也想跟您结对子……"

大伙儿一听，都忍不住乐了。那位领导呵呵笑着说："老乡，每个贫困户都会有人来帮扶的呀，怎么，你的帮扶人还没来找过你吗？"

"来是来过了。"吴老三嗫嚅道，"可……可我不想和他结对！"

领导“哦”了一声，和蔼地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吴老三脸红红地憋出一句：“他……他是个三无干部。”

没等领导再问，一旁的村主任冲吴老三大喝一声：“老三，你喝酒喝昏头了，在这儿胡闹什么？什么三无干部？”

吴老三也来了气，立马就跟村主任吵了起来：“我还想问你呢！为什么安排给我的都是些小干部？不当官不掌权又没钱，靠这样的干部帮扶，我能脱贫吗？”

此话一出，大伙儿都怔住了。村主任一看不好，过去一把拽住吴老三就往外拖，一直把他拖出几十米外才松手，然后指着他的鼻子一顿怒斥。

吴老三认亲不成，又挨了一顿训，蔫头耷脑地往回走。回到家门口一看，邓干部不知啥时候又来了。吴老三一肚子气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咋又来了？”

邓干部脸色十分难看，苦笑着说：“老三啊，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说得没错，我就是个三无干部，我没有能力帮扶你脱贫。”

吴老三愣住了，正要解释，邓干部冲他摆摆手，从包里取出纸和笔，让吴老三给他写个字条，声明不要他结对子帮扶。

吴老三尴尬极了，搓着手笑道：“邓干部，用不着这么认真吧？”

“你写！”邓干部板着脸一指，“你不写，你将来的对子还是个三无干部！”

吴老三一想也是，把心一横，拿起笔照着邓干部的要求一笔一画地写好了字条，还盖上了手印。邓干部收了字条，啥也不说，出门骑上摩托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吴老三愣了半晌，心里也发起





狠来：上面总得再安排一个干部给我吧？要是不安排，我就一贫到底算了！正想着，外面突然响起摩托声，一看，居然是邓干部又掉头回来了。

邓干部大步走进屋，说道："老三，我虽然不跟你结对子了，可我有一条比较适合你的脱贫路子，你有没有兴趣试试？"

吴老三又惊又喜："真的？什么路子？"

邓干部递给他一张字条，叫吴老三明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去找他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吴老三就揣着字条进了城，照着字条上的地址找了半天，最后竟然来到了郊外的一片农田。吴老三正怀疑邓干部是不是拿他当猴耍，忽然看见田里劳作的一个人有点眼熟。走近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，这不是邓干部吗？只见邓干部一副农民打扮，戴着草帽，光着膀子，正在给菜苗浇粪。

吴老三忍不住喊起来："邓干部，你咋种起菜来了？"

邓干部一见是他，笑了笑，也不说话。他放下活，把吴老三带进了田边的一座简易房。吴老三进屋一看，忍不住喊道："邓干部，你就住在这儿？"

邓干部笑道："我在城里还有房子，这是我为了种菜特地搭建的，不过，现在倒是在这里住得多一些。"

吴老三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："你一个当干部的，怎么还要种菜啊？"

邓干部"咕嘟咕嘟"喝了碗水，又抹了把汗，这才缓缓说了起来："老三啊，上级安排我当你的帮扶人，我真的是心中有愧啊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个贫困户。"

原来，邓干部还真是一个干部贫困户，他自己工资不高，妻子又没有稳定工作，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要养活。去年他咬牙借了几万块钱，包了这片农田种起菜来。

听完邓干部的话，吴老三感慨地摇摇头说："邓干部，恐怕你比我这个贫困户还要贫困啊！"

邓干部哈哈大笑道："我今天叫你来，不是向你诉苦的，是想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种菜。你可别小看我这菜，它这个品种十分稀有，拿到市场上卖，收益可观哪！你要是愿意，凡是你种出来的菜，我按市场价收购，你不用担心滞销！"

吴老三愣了半天，结结巴巴地说："真……真的？有这么好的事，我当然愿意！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熟人的烦恼

□熊　萍

有个姓莫的屠户，长得五大三粗，加之有些社会关系，便在菜市场欺行霸市。

这天，他因短斤少两，和顾客发生争执，他抓起剔骨刀，把人家的手臂刮了一道血口子。顾客气不过，马上报了警。

两名警察赶到现场后，想要抓他，莫屠户舞着刀，踹了警察两脚，骂骂咧咧地嚷道："别拿这一套吓老子，公安、法院，老子都有熟人！"

警察喷了辣椒水，这才摁住莫屠户，把他抓进派出所，案件报往县公安局。

莫屠户没说假话，分管社会治安的郝副局长正是他的亲表叔，莫屠户经常拿这个表叔出来炫耀，派出所尤所长当然知道两人的关系。到了县公安局，尤所长把材料递给郝副局长，试探着问："一个小小的治安案件，要不，拘留两天放了？"

郝副局长看了看材料，用眼角的余光瞟了尤所长一眼，尤所长的嘴角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。局长快退居二线了，郝副局长正在和另一位副局长竞争接班人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出不得任何岔子。何况眼前这位尤所长，正是政敌的人，没那么好的心肠。

郝副局长仔细翻完材料，又打开执法记录仪的实时录像，在听到



莫屠户高喊“公安、法院，老子都有熟人”时，他眉头一皱，拍案而起：“这还叫小小治安案件？飞脚踹干警，已经涉嫌妨害公务罪了，马上刑拘！”

尤所长一听，颇感意外，随即打起圆场：“这件事吧，说重了，够得上刑拘。不过呢，嫌犯也是一时激动，只要他认错到位，真心悔过，当治安案件处理，也并无不妥。”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，是老家的人打来求情的。郝副局长声色俱厉地告诉对方：“在我们干警面前挥刀，性质很严重。不要说是我表侄，就是我亲儿子，都得依法办事，不讲人情！”

放下电话，郝副局长就签字刑拘莫屠户，尤所长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郝局，您大义灭亲，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。”就这样，莫屠户以涉嫌妨害公务罪的名义，被郝副局长签字刑拘了。

送走尤所长，郝副局长提起电话，想给县法院莫庭长打声招呼。还没拨完数字，他坚定地放下了电话。莫庭长怎会不知嫌犯是他堂侄？自己多此一举，反而不好。

经过一系列程序，案件送到了莫庭长手里。莫屠户的家人早就把关系疏通好了，莫庭长瞧事情不大，也想判堂侄一个情节显著轻微，直接释放回家了事。

莫庭长悠闲地翻开卷宗，突然看见郝副局长的签名，原来是他下令刑拘的。莫庭长眼睛瞪得滚圆，这郝副局长不正是莫屠户的表叔吗？姓郝的是啥意思？

莫庭长拨通了尤所长的电话，请他晚上喝酒。

两人见面后，莫庭长问起立案经过。尤所长说郝副局长办了不少人情案，这次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，偏偏要严惩莫屠户。

一句话惊醒梦中人。三年前，自己曾经和姓郝的竞争公安局副局长，想不到他还怀恨在心，设局害人，幸好被自己识破了。亲表叔把表侄当棋子，当堂叔的又何必自讨苦吃？莫庭长这么一想，加上看了执法录像，见莫屠户口口声声宣称“法院有熟人”，他更加坚定地要严判莫屠户。

在经历了一场牢狱之灾后，莫屠户收敛了许多。朋友笑话他的表叔、堂叔不管用，莫屠户自我解嘲说：“都怪我嘴臭，幸亏公安、法院没熟人，否则，现在我还被关着呢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算命不能贪

□吴 嫡



生意上门

明朝有个年轻人叫刘三，从小游手好闲，除了吹牛侃大山是把好手外，一无是处。他有个远房二叔是个瞎子，脸上有几道疤，自小学了算命打卦这一套，倒也丰衣足食，就叫刘三跟着他。

刘三对这事还挺感兴趣，跟着二叔四处游走，没几年就学会了算命，也算天赋异禀。

二叔在他出师单干时郑重地说："小子，算命大部分都是骗人，骗人本身就不好，千万不能再贪，见好就收是行规，不能贪财，更不能贪色。学算命的瞎子多，因为看不见女色金银，贪念就小。你长得不错，又不是瞎子，所以我多嘱咐你两句。"刘三连声答应。

刘三直接去了府城，府城有钱人多，迷信的人也多。刘三靠着机灵很快就算出了名气，虽然没发大财，但也能吃香喝辣的。

这天来了个中年男人，衣着华丽，坐下就先扔了一吊钱。刘三顿时来了精神："先生想算什么？"男人笑了笑说："你算算我想算什么？"

刘三一看此人眼白发红，额头发青，一副酒色过度的样子，心



里已然有数。他微微一笑说："先生所算，无非财色二字，依我看，桃花为主金为辅。"

那人两眼发亮："果然名不虚传。咱们城里有一家王家肉铺，老板叫王大头，你可知道？"

刘三当然知道，那王大头十分迷信，办什么事都要选择吉日，刘三在他身上可赚了不少钱。可刘三不动声色道："知道，不熟。"那人左右看看，小声说："我有件事要拜托先生。"

原来，王大头去年买了个小妾，貌若天仙。那人见过后，就念念不忘，他想让刘三等王大头再来算命时，告诉王大头，这小妾命犯桃花，养在家里肯定生祸，劝他休了。说着，那人拿出一锭银子交给刘三，并告知他叫张磊，在城外张家集上做贩马生意，这是定金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

过了两天，王大头果然又来找刘三算命了。他要新开一家铺面，请刘三看看吉日。

刘三盯着王大头的脸，掐着手指念念有词，满脸痛惜道："老兄的面相，有恶桃花之相。极少见，见之必有大祸。"

王大头惊慌道："我确实喜欢逛逛青楼，但出手大方，不会有人恨我啊。"

刘三说："这祸不来自墙外，而是来自墙内。红杏出墙，你不但生意要败，还有性命之忧。"

王大头一拍脑袋："小翠！我就说这贱货不会老实做我的小妾，自古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，先生说得有理。"

刘三心中暗喜，正要劝王大头休了小翠，没想到王大头从腰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屠刀把玩着，冷笑道："承蒙先生指点，我倒要看看，哪个活腻了敢打老子女人的主意！"说完他拍案而去。刘三目瞪口呆，不敢做声。

第二天，张磊慌慌张张地来了："我听王大头放出风声，谁敢对他的小妾眉来眼去，就把那人的眼睛挖出来。现在人们都不敢从他家门前过了，你没出卖我吧？"

刘三苦着脸说："我刚说他小妾可能红杏出墙，他就火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劝他呢。"

张磊连连抱拳："先生一定保密，我可不想跟这家伙起正面冲突。"说完他就跑了。刘三心里惊慌，有心想离开府城去外地，可这阵子挣了钱就吃喝玩乐，没攒下盘缠，上路也难。

计上心头

正愁闷间，一个女人用纱巾挡着脸走过来问：“请问是刘先生吗？”刘三来了精神，女人的钱比男人的好骗，他赶紧说：“是我，你要算什么？”那女子声音轻柔：“我想请先生相相面。”刘三把她请到铺子里坐下，那女子把面纱摘下来，刘三顿时看呆了。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，那身段表情、举手投足都那么优雅美丽。

刘三愣了半天才问：“你的姓名生辰八字是什么？想问什么？”女人轻声说：“先生，我叫小翠，是王家肉铺的人……”

刘三一听就明白了，怪不得张磊垂涎小翠，再想想王大头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小翠哭诉道：“我的命苦啊！王大头一直对我不好，只是看我漂亮，才把我从戏班子里强买来做妾。他高兴了就折腾我，不高兴就打我，我只能忍着。这次不知为何，非说我红杏出墙，天天打我，不让我出门。今天我是趁他外出要账，偷溜出来的。早听说刘先生是神仙，我想请先生解救解救！”

刘三恍然大悟，他自然不敢告诉小翠是他收了人家的钱，诬陷她红杏出墙，只能虚言安慰。可那小翠越发认定只有刘三才能救她，情急之下，竟跪在地上抱住刘三的大腿：“刘神仙，你救救我吧，这样下去，我非被他打死不可。”

刘三脸红心跳，血往上涌，他贪婪地看着美丽柔弱的小翠，一个邪恶的计划在脑子里成形了。他扶起小翠，低声说：“你命中注定有





此一劫，王大头是你前世的冤家，这辈子就是找你报仇的。我是你上一世的恩人，这辈子注定要救你。不过，你一切都得听我的，否则你难脱苦海。”小翠又惊又喜，当即答应。刘三对小翠嘱咐一番，让她回家了。

过了两天，王大头满头大汗地来找刘三了：“刘先生，你算得真准！我家两个肉铺的生意都清淡了，这可是大家买肉贴秋膘的时候啊！”刘三心里暗笑：你天天拿着刀喊，谁敢看你老婆就挖谁眼睛，谁还敢到你家肉铺买肉？可他嘴上却说：“惭愧，在下只是按麻衣神相推测的。你那夫人可还好？”

王大头闷声说：“也没啥事，但自从你告诉我以后，我就越看她越不对劲。她要不心虚，干吗那么怕我？”刘三说：“以我的推断，你夫人还没红杏出墙，只是命中注定有此一劫。若你能提前了断此劫，还是能恩爱到老的。”王大头高兴地说：“还请指教！”

刘三说：“要断这桃花，你首先要把夫人扶正。只要她还是妾，这桃花就难断。”王大头说：“这好办，反正我老婆死好几年了，扶正也不难。”刘三说：“但扶正要保密，只请里正和邻居做证就行，文书我帮你写。千万不可大张旗鼓，走漏风声，而且要快，今晚就办。”王大头拿着刘三写的文书，签字画押，乐呵呵地回家了。

刘三本打算第二天出城去找张磊，没想到张磊先来了：“先生，那事办得如何？”刘三说：“我正要告诉你，事成了，你后天在鸡鸣城门开启时分，在城东五里外的破庙里等着，小翠明晚必被休，被赶出家门后她会找我算命，我让她城门一开就出城，到城东五里外的破庙，说她的有缘人在那里等他。”张磊大喜，再三许诺一定重谢。

第二天，刘三找到王大头说：“我算了一卦，明天凌晨，城门一开你就出城，直奔城东五里外的破庙，那里有个人，正是你命中劫数。你不能说一句话，也不能听他开口说一句话，直接杀了他。天还未亮，那里人迹罕至，不会有人发现。除去劫数后，你注定财源广进，子孙延绵。”王大头大喜，但有些犹豫：“我虽打架伤过不少人，但还没真杀过人。”

刘三看他意志不坚定，眼珠一转说：“你放心，那人其实不是活人。他是你开肉铺所杀的千万头生灵的怨气所幻化的，你把刀沾上狗血，杀完后一个时辰，那人自然灰



飞烟灭了。”

王大头这才放心道：“此事办妥，我送先生纹银百两！”刘三微笑不语。

灰飞烟灭

一切搞定，刘三忽然觉得特别困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刘三悠悠醒转，觉得全身软绵绵的没力气。他想，得赶紧起来准备准备，天亮就让小翠去衙门告状。就在这时，他只听耳边有人轻轻说：“刘先生，你醒了？看来药劲不够大啊。”

刘三努力睁开眼睛，看见自己竟然在一辆马车里。天色漆黑，但他还是依稀看清了眼前的人。他大惊失色道：“张磊？我这是在哪里？”

张磊淡淡地说：“我看你迟迟不肯睡，就用迷香帮你一把。没办法，咱们得赶在城门关闭前出城啊，明天早上可不一定跑得过王大头。”

刘三惊恐地问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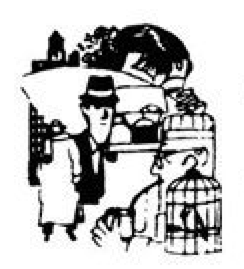
张磊冷笑道：“你不是告诉小翠，王大头今天会在破庙里杀人，让她去告状吗？王大头会被问斩，昨天小翠已被扶正，有人证和文书，而王大头并无族人，家产就都归她了。然后她再招你为婿，你就是堂堂正正的刘老板了。”

刘三冷汗直流，想要辩解却觉得说话吃力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些？”张磊冷笑不语。

说话间，马车就到了破庙，张磊把刘三背进破庙里，放在破旧的石墩子上。刘三挣扎着喊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张磊说：“王大头要在这里杀一个怨气所化的人，自然得有个人在这里等他呀。”

刘三拼命摇头：“你误会了，我没想害你。”张磊说：“我没误会，





是你误会了，以为我只是个贪恋美色的马贩子。其实，我和小翠是青梅竹马的师兄妹，在戏班子里私订终身。小翠却被王大头强买了去，我离开戏班子，留在此地，就是找机会救她出来。你就是天赐良机。”

刘三喊道：“我不信，你咋知道我会害你？”张磊说：“其实咱俩是老相识了。王大头找你算命，我觉得是个机会。之后，我就扮成各种模样找你算命，让你骗钱，确定你是个可以利用的贪婪之徒。你能为我的钱害王大头，就能为钱和美色害所有人。”

刘三咬牙说：“我死了你跑得了吗？那么多人见过你找我算命，官府会查不到你？”

张磊摇摇头说：“王大头就是凶手，官府还查什么？”刘三还是不死心道：“你和小翠成亲后，成了肉铺老板，总会有人想起你常去找我算命的。”

张磊随手往脸上抹了几下，忽然就变成了一个俊秀的年轻人，笑着说：“唱戏的不会化装怎么行？我找你去算命，名字和模样都是假的，等我这张脸出现时，就是苦寻未婚妻多年的落魄书生。”

刘三绝望地说：“我二叔说算命的最精明，想不到连我都算计不过你。”

张磊点点头说：“你说得没错，我父亲就是算命的，不过他不肯教我，宁可让我当低贱的戏子。我说咱俩是老相识，还有一层意思，不过你还是别问了，免得心里难受。你太贪心了，若不是你想害死我，我也没法害死你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把迷香喷在刘三的脸上。

刘三感觉自己慢慢坠入黑暗，黑暗中仿佛看到张磊扬长而去，而王大头正拿着雪亮的杀猪刀等着城门开启，小翠正在家里背诵他教的告状的话……但最后他想起的是那句话：“算命的不能贪，不能贪财，更不能贪色。”

半年后，王大头因在破庙里杀死刘三而被处斩。没人知道刘三为什么要化装成鬼脸在破庙里睡觉，不过他身边的酒壶让人认为他是喝多了发酒疯。

而王家肉铺改了名叫张家肉铺，新老板是个俊秀的年轻人，和老板娘小翠十分般配。不过，老板的爹就有点吓人，虽然深居简出，但见过的人说，他满脸刀疤，是个瞎子。

（**发稿编辑**：朱　虹）

（**题图、插图**：谢　颖）



招 工

□孙国彦

大东开了家快餐店，这天上午，店还没开门，大东正在门口贴招工广告，忽然听得一阵吵嚷。

大东转头一看，只见一对中年男女正拉扯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。那女孩不停地挣扎叫喊，情绪显得很激动。看到大东，女孩竟猛一下扑上来抱住他，嘴里语无伦次地喊着“救命”。大东吃了一惊，试图挣脱女孩，但女孩却死命地抱着他不放。大东没办法，求救似的问中年男女到底怎么回事。

“唉，真是造孽啊！”男子伤心地叹口气说，“这是我女儿，被黑心的男朋友给骗了，精神受了刺激，整天疯疯癫癫往外乱跑，谁的话都听不进去。”原来是这样。大东安抚着女孩，对中年夫妇说：“那你们快想办法把闺女领走吧，不要影响我做生意啊。”

中年妇女听大东这样说，连忙上来拉女儿。女孩却把大东抱得更紧了，大声地尖叫：“大哥救我！他们是人贩子！”男子听了，几乎要哭出来了，帮着上来拉女儿。女儿却尖叫起来，对他又踢又咬。

大东见了心里一紧，拦住那对夫妇，对女孩说：“妹子，把你的身份证给我看看。”女孩一个劲点头，连忙掏出了身份证给大东。

大东看了看身份证，问夫妇俩女儿叫什么名字。夫妇俩异口同声说，他们女儿叫张甜。大东点点头，把身份证递给女孩，劝慰她说：“妹





子，听大哥的话，快跟爸妈回家。”

“天啊！”女孩绝望地号叫起来，猛然，她疯了一般劈手抢过大东衬衫口袋里的手机，照着橱窗狠命地砸去。随着“哗啦”一声响，橱窗玻璃碎落了一地。

女孩的举动让大东猝不及防，他一把抓住女孩，愤怒地大声呵斥：“你他妈疯了，想干什么呀你？”中年夫妇见女儿闯了祸，也愣在那里。

大东不再理会女孩，气呼呼地对中年夫妇说：“看你们闺女干的好事，你们赔我手机。”

男子愣了愣，随即一脸无辜地推脱说：“摊上这样的女儿，我们有啥办法？”女子也说：“大兄弟，这个女儿我们管不了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要打要骂随你的便吧。”说着，她向男子递了个眼色就要走。

大东大喊一声“站住”，围观的人也凑上前来将二人堵住。大东再次怀疑地打量着他们：“就为一个手机，孩子都不要了，你们别真的是人贩子吧。”

男子委屈地辩白：“我们这不是赔不起，没法子嘛！”

大东突然眼睛一亮，又看了看手里的身份证，问二人：“你们女儿生日是哪天？”

两人被问住了，一下子哑口无言。

大东冷哼一声，立刻打电话报了警。不一会儿，警察到了，听完案情汇报，要带人贩子和女孩回局里录口供。

大东忽然想到一件事，喊住了女孩：“奇怪，人贩子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呢？”女孩说：“我这次到这儿来找工作，是第一次出远门，疏忽大意了，可能在火车站掏身份证时被他们看见了。”

大东点点头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该死的人贩子，真是便宜他们了！”女孩感激地点点头，又说：“谢谢大哥救命，我刚才急中生智，知道他们不会为了我赔您的手机钱，这才把您的手机砸坏了。真是对不起，这样吧，我的身份证押在您这儿，等我回来赔给您。”

大东笑着说：“手机的事再说吧，你在找工作？考不考虑到我这儿来？”说着，他指了指门口的招工广告。

女孩感激地说：“当然愿意！谢谢大哥！”说着，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（题图：潘胜奎）





难戒的酒瘾

□邹艳菲

宋大宝是铁路道口看护员，平日特别贪杯，这天他喝了一斤多白酒，迷迷糊糊睡着了，结果火车来的时候没有封闭道口，一辆抢行的卡车被当场撞报废，司机也身受重伤。宋大宝因为玩忽职守罪被关进了监狱。

宋大宝悔恨不已，整个人生都被酒毁了！监狱里的张队长总找他谈心，鼓励他趁着服刑期间戒掉酒瘾。宋大宝很感动，拍着胸脯保证好好改造。

宋大宝酗酒多年，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。冷不丁断了酒，整天跟丢了魂似的，白天出工干活还好些，一到晚上，就像有几百只蚂蚁在啃他的骨头，从心里往外痒。

折腾了十天左右，这股劲儿慢慢过去了，宋大宝晚上能睡着觉了，饭量也增长了，人更是精神很多。他逢人就说戒酒的好处，发誓终生不再喝酒。一个叫板儿牙的狱友嘲笑道："说得好听，在这儿你是没机会喝酒，要是有机会你照样戒不了！"

宋大宝嘴硬道："人有脸树有皮，有能耐你弄点酒进来，看看我喝不喝！"

板儿牙冷笑道："你又不是我爹，有酒也不给你喝呀！"

宋大宝看着板儿牙的表情透着得意，不由在心里嘀咕道："莫非他能弄到酒？"想到这儿，宋大宝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沫。

留了这个心眼，宋大宝开始暗中观察起板儿牙来。这一留意，还真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。板儿牙每





隔三五天，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会到厕所待一阵，等再回来的时候脸上就红扑扑的，身上还带着一股奇怪的酒味。

这可把宋大宝馋坏了，监狱管理特别严格，隔三差五就清一下“仓”，连根针都藏不住，板儿牙从哪弄的酒呢？

这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宋大宝拿出几包方便面凑到板儿牙身边，讨好地说道：“兄弟，账面上没钱了吧？哥哥才买的方便面，给你几包。”

板儿牙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接过方便面就泡上了，嘴里客气着：“这怎么好意思呢？”

此后，宋大宝每次到了统一购物的时候，总是多买一点送给板儿牙。一来二去，板儿牙感动得不要不要的，拍着胸脯说：“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，有什么事，你尽管吩咐。”

宋大宝终于盼来了这句话，觍着脸说道：“你就告诉我从哪弄的酒，大哥可馋坏了。”

板儿牙犹豫半天才说道：“这事儿你千万别告诉别人。”

在宋大宝赌咒发誓之后，板儿牙才压着声音说道：“其实也没啥，咱们医务室就有一样东西，管得不严，隔三差五……”

板儿牙越说声音越小，宋大宝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：“啊？这也行？”



板儿牙平时没人会见、没有通信、没人汇款，在监狱里被称为“三无人员”，如今抱上了宋大宝的粗腿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。这天，宋大宝就拿方便面贿赂狱友，去医务室弄了点“货”，准备狠狠过一把瘾。

晚上，张队长忽然带着管教冲进来，喝令全体服刑人员靠墙站立，把号子里翻了个底朝天，结果



什么违禁的东西都没找到。他狐疑地看了宋大宝和板儿牙几眼，又凑到两人跟前闻闻，依然没什么发现，只好语重心长地说道："为啥进来的自己心里有数，希望你们不要重蹈覆辙。"

等张队长走了之后，宋大宝和板儿牙你看我我看你，得意地笑了："酒"就在那摆着呢，可惜警官不识货！

可刚喝了两回，宋大宝就觉得浑身不舒服，身上起了紫癜，管教带着他去了医务室检查半天也找不出原因，倒是检查出宋大宝有胸膜炎的症状，于是给他开了些消炎药，让他回去吃。

宋大宝回到号里吃了药，躺在那休息，不一会儿，板儿牙发现他呼吸急促，满脸通红，两手撕扯着衣襟，显得非常难受。板儿牙吓了一跳，赶紧汇报上去，张队长立即带着狱警把他送到了医务室。医生看到他这种情况也非常吃惊："这是药物过敏，不应该呀，我给他开的头孢，难道他最近喝过酒？"

监狱条件有限，简单处理之后，狱医立刻将他送到了大医院，做进一步治疗。

事后，张队长脸色铁青，气愤地瞪着宋大宝："为了口酒差点把命搭上！还有点脸吗？我那些苦口婆心的话都灌狗耳朵里了？"

宋大宝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，对着张队长磕了个头，痛哭流涕地说道："张队长，感谢您救了我一命，我要是再不长记性真是连狗都不如了。"

张队长把他按倒在床上，冷着脸说："早就有人举报你和板儿牙喝酒了，你老实交代，酒哪儿来的？平时藏哪儿了？"

宋大宝吭哧吭哧地说道："就在床底的箱子里放着。"

张队长不信："撒谎！为什么我们检查了好几次都没发现？"

一旁跟来的狱医忽然恍然大悟，指着他说道："天哪，我说最近怎么总有犯人说中暑肚子疼，来开那种药，难道是……"

宋大宝沮丧地说道："可不就是嘛……藿香正气水里面含酒精成分，干上一盒，晕乎乎的也挺过瘾！"

狱医哭笑不得地说道："难怪你身上起紫癜呢，这是药物中毒了，你们这些酒鬼呀，真是让人防不胜防！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

·新传说·



仗义的朋友

□杜 辉



小卢是个出租车司机，他那辆车已经开了快六年了，三天两头出毛病。小卢想买一辆新车，可惜手头钱不够，没办法，只能求助亲朋好友。

小卢知道这年头借钱难，但没想到会这么难，那真是钉子碰不够、南墙撞不完。一个借字刚出口，笑脸转为哭丧脸；一个钱字未落地，六月变成腊月天。

小卢把能借的人都借遍了，还是没凑够那笔钱，他正发愁怎么办，突然想到有一位朋友那里还没去过，那人名叫大治，是个鬼精鬼精的人，谁也甭想占到他的便宜。但眼下这情况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

于是，小卢来到了大治家，吭哧吭哧地好半天才说明来意。没想到大治一反常态，很干脆地问道：“你要借多少钱？”

小卢眼见有希望，鼓足勇气说道：“五千，可以吗？”

大治走进里屋，穿上外套出来，对小卢说：“老弟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安心等着。”说完，他开门走了。

半个小时后，大治回来了，他把一个手提袋放到小卢面前，说道：“这里面有一万块钱，我刚去银行取的，你点点数，拿回去用吧！”



小卢顿时惊呆了，好半天才能说出话来："大治哥，我说的是借五千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"

大治很豪爽地挥挥手："你买车缺钱，肯定不止缺这点钱，你不好意思多要，不过我心里有数。"

小卢感动坏了，但转念一想：不对啊，这不太符合大治这个人平时的处事风格啊！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陷阱？小卢顿时警觉起来，试探性地问道："大治哥，这利息怎么算？"

没想到大治听了这话，脸一下子沉下来："老弟啊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放高利贷的？我今天把话搁这儿了，这笔钱你想用多久就用多久，一分利息不用出！"

小卢又是感激，又是惭愧，看来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这人啊，还真不能看表面，真正遇事的时候，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秉性。这种雪中送炭的朋友，才是值得深交的。

之后，小卢顺利地买到了新车，他心里一直念着大治的好，几乎是逢人就夸。这天，他遇到一位朋友，谈起这件事时，才知道这位朋友不久前也得到过大治的帮助，而且他并没有向大治开口借钱，是大治看到他有困难，主动慷慨解囊。这么一来，小卢对大治的敬佩之情更深了。

不久之后，小卢得知大治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于是赶紧想办法筹钱，人家办喜事肯定得花不少钱，这时不还钱什么时候还？人家讲义气，自己也不能太不识相！

不料，等小卢把一万块钱放到大治面前时，大治的眉头一下子皱起来："老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像没催你还钱吧？"

小卢语气诚恳地说道："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你办事需要花钱，我还你钱不是天经地义吗？要等你说出口，就是我不对了！"

没想到大治不买账，他瓮声瓮气地说道："你刚买了车，这才没几天，哪来的钱还我？还不是跟人借的！跟别人借钱还我，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朋友？"

小卢还想再说什么，大治拿起装钱的袋子，一把塞到他怀里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"我办事不缺钱，你别瞎操心了，钱你拿回去，手头宽松了再还我，再要推三阻四，可别怪我翻脸！"

从大治家出来后，小卢眼眶还有些发热，这么仗义的朋友，简直打着灯笼也难找，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等大治遇到困难时，自己一定



加倍回报。

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，大治在结婚一年多之后，得了一场重病，需要巨额医药费，小卢知道后，把手头所有的钱都取出来，急如星火地赶往医院。

到了医院一看，大治躺在病床上，瘦得几乎脱了形。小卢坐在床边，拉着他的手，一个劲劝慰："大治哥，你安心治病，钱的事好说，我这次带了三万，要是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"

大治眼圈发红，看样子快哭出来了，小卢赶紧劝道："大治哥，你别这样，朋友们有难处的时候，你倾力相助，你现在遇到困难了，也轮到我们出出力了。"

大治苦笑了一声说："老弟，我没你说的那么好，我当初借给你们钱，也不是为了朋友义气，而是为我自己着想！"

小卢一下子愣住了，只听大治继续说道："我那时和你嫂子谈对象，眼看就要谈婚论嫁了，我心里却打起了小九九，你嫂子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小气，等她将来掌握了财政大权，我的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。于是，我动起了藏私房钱的念头，可藏家里吧，有可能被搜出来；存银行卡吧，也保不定会被发现。后来我想了一个馊主意，把手头所有的钱都借出去，等结婚后没钱花了，就去找朋友讨债！"

小卢啼笑皆非道："大治哥，这种鬼点子，也只有你才想得出来！"

大治叹了口气说："结婚以后，你嫂子在财政上果然卡得很严，我原本还在心里偷着乐呢，觉得自己有先见之明，事先走了一步好棋，没想到，我得了这病以后，你嫂子二话没说，把所有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都取了出来，还到处去借钱……你看看我，办的那叫什么事儿啊？我真想扇自己几个耳光！"

顿了顿，大治接着说道："现在你知道前因后果了，应该还我的钱你放下，剩下的钱你还是拿回去吧。"

"不！"小卢摇摇头说，"钱我不会收回去，不管怎么说，你帮助过我，这就足够了，而且——"小卢握紧大治的手说，"我们是朋友！"

大治感动地吸溜着鼻子说："谢谢你，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事、怎么做人了，真的！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谢　颖）





功亏一篑

□王瑞杰

1940年冬天，德国特工凯尔受命潜入英国伦敦，在一家酒吧见到了联络人——老牌间谍拉恩。

拉恩告诉凯尔，这次任务是到美国大使馆偷份重要文件，说着他拿出个纸袋："这是计划的细节和大使馆的相关情况，到时我还会让空军掩护你。"

拉恩边把纸袋递给凯尔，边嘱咐说："回去再看。记住，行动时一定要小心。"

凯尔嘴上答应着，可脸上却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

拉恩看着凯尔的态度，很是无奈，他喝了口酒，突然问："你是德国的博堡人？"

凯尔一愣，心想：拉恩说对了，可特工除了化名，其他都是保密的，自己说的也是标准的英语，没暴露口音，拉恩究竟是怎么知道的？

拉恩指指酒杯解释道："你要的是弗兰肯葡萄酒，它有股特殊的矢车菊香气，你喝这酒时先闭上嘴用舌头上下弹了弹，然后慢慢咀嚼着咽下去，只有博堡人才这样喝弗兰肯酒。我说得对吗？"

拉恩说得一点没错，凯尔只能佩服地点点头。

说完这些，拉恩指了指门口的几个警察："现在查间谍查得很紧，英国人的很多习惯和德国人不一样，稍有疏忽就会暴露，我们这行有句话叫'习惯会出卖你'，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"

见对方绕了这么大的弯还是想提醒自己，凯尔很不悦，嘴上敷衍地说了声：“我会的。”

凯尔回到临时住所后，仔细地研究了计划，做了周密的准备。

第二天下午，凯尔化装成办签证的人走进了美国大使馆。他先排了会儿队，等时间差不多了，便偷偷拿出片药吞了下去。工夫不大，随着一声惨叫，他口吐白沫浑身抽搐，倒在了地上。

工作人员赶紧找来大使馆的医生，经过检查，认定凯尔是癫痫发作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凯尔被抬进了一个小房间，由医生陪着。

因为那片药只能让发病的假象维持几分钟，凯尔不一会儿就醒了。凯尔趁医生不备，将他麻醉放倒，还和医生互换了衣服，把自己的假发和假胡子都摘了下来，给医生戴上。

一切完毕后，时间刚好到了五点，外面随即传来了警报声，这是德国空军为配合他搞的空袭。为应对空袭，伦敦启动了灯火管制，大使馆所有灯光都熄灭了。

凯尔推门走了出去。因为躲空袭，黑暗的走廊空无一人，凯尔顺利来到三楼大使的办公室前。他发现大使和几个人正在谈论明天陪英国首相出席足球赛的事。见对方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凯尔来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，掏出袖珍强光手电，朝空中发了几个信号，随后隐身到一个安全的角落。

空中的德军发现信号之后，按照指示，在距离光点一公里外投下了炸弹。

大使办公室正好朝向爆炸点这边，气浪把窗户玻璃全震碎了，大使他们只好急忙躲进防空洞。

屋子空了，凯尔闪身走了进去，毫不费力地打开了大衣架旁的保险柜，把文件摊在桌上逐一拍照。正忙着，走廊突然传来说话声，随即门一开，外面进来俩保安。保安照例来检查各屋在刚才爆炸里有没有伤亡。

见无处可躲，凯尔急中生智抱住身边挂着衣服的大衣架，嘴里喃喃道：“小宝贝，你好迷人啊。”

两个保安虽然拿着手电，可因为空袭还没结束，没敢开到最亮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们隐约看见两个人亲热地搂在一起，又听到这样的话，还以为撞见了大使的“丑事”，吓得慌忙灭了灯光，退了出去。

凯尔躲过一劫，他清楚是非之地不宜久留，便用最快的速度拍完

照，把文件放回了原处，抬腿往外走。因为外面很冷，外套又给医生换上了，凯尔便穿上了衣架上的大衣和围巾。

等凯尔出了使馆，空袭刚好结束，街上一片漆黑，行人稀少，雾气也开始渐渐聚集，正好方便他逃脱。

按计划，凯尔要去昨天那家酒吧，把情报交给拉恩。可刚走过两个街区，街对面就走来三位警察，他们边走边谈着第二天的球赛，其中一个抬头看看凯尔，目光落到了他的围巾上。

凯尔这才注意到，那条围巾是阿森纳球队的助威用品。

警察也是阿森纳的球迷，遇到“同道”显得很兴奋，朝他竖起了大拇指，看样子还想聊两句。

凯尔清楚只要一说话，自己对阿森纳一无所知，肯定会露馅。所以他只是笑了笑，随即快步朝前走，甩开了他们。

此时，凯尔只要过了马路，就到酒吧了。可他刚走下人行道，左边的雾气里传来一阵马达声：有车过来了。他忙停下朝左看看，等汽车出现让它先过。不想马达由远而近，又由近变远，估计汽车半路拐进了另一条街。

于是，凯尔接着往前走，刚到路中间，右边又传来一阵马达声，他赶紧停下，避让来车。随着车灯一闪，一辆轿车从他身后一掠而过。

随着轿车的驶离，凯尔突然意识到刚才犯了个大错误。

这时仨警察已经赶了过来，从三面逼住凯尔：“先生，请出示您的证件！”凯尔只能照做，警察接过证件看了看，问：“您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？”凯尔故作镇定：“证件上不都有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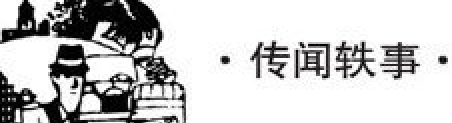
警察说：“您刚才那样过马路让我有些奇怪，英国行车靠左，英国小孩都知道过马路为躲避车辆应该先朝右看，走到中间再朝左看。当然这里也有些行车靠右国家的人，比如法国人，可他们拿的不是英国公民的身份证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您的身份有问题。请随我们回去，接受进一步的检查，对不起，战争时期，请配合。”

凯尔清楚，一旦被带入警局审查就完了，想反抗更是默认了是间谍，他无奈地朝不远处的酒吧望了望，忽然想起拉恩的那句话：习惯会出卖你！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佐　夫）







最后的绝招

□林扶霄

乾隆年间的一个早上，剑客陆平刚练完剑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便在他耳边响了起来。不出他所料，来者正是城里武威镖局的大当家宋旋。

最近几天，两人常常碰面，宋旋的心思陆平是一清二楚的。宋旋见屋里没人，便开门见山道："陆兄，对付致远镖局的计谋，不知你想得怎样了？要是再拖下去，我武威镖局可真的要没生意了。"

陆平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将宋旋引进了卧室，并从床底下取出一把宝剑。宋旋俯身看着剑鞘，不屑道："光看这剑鞘，不像是什么宝物，陆兄有何见教，不妨直言。"

陆平笑笑说："这剑鞘是我自己配的，确实不值钱，但里面的剑却是无价之宝。"说完，他一把抽出了宝剑，一道寒光划过宋旋的眼睛。

"这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紫阳剑！"陆平接着说，"对付致远镖局就全靠它了。"

宋旋心中一惊，道："莫非陆兄想提此剑血洗致远镖局？"

陆平摇了摇头，还是淡淡地笑着："致远镖局高手众多，尤其是那个胡笛蝉，更是身怀绝技，你我绝不可硬来。这事，我自有主张。"

当天下午，陆平赶到致远镖局，高价委托对方，将他珍藏多年的紫

阳剑运往其杭州老家。镖局的总镖头为表诚意，当下决定由镖局第一高手胡笛蝉亲自护送，明日申时启程去城南码头，走水路去杭州。

陆平疑惑地问："如此贵重之物，岂可只由一人护送？"总镖头解释说，胡师傅会带上他的两个徒弟一起去的。

晚上，陆平来到宋旋家中，告知了致远镖局的安排，并说道："胡笛蝉申时出发，酉时会到南郊。你我在那设伏，杀人夺剑！"

"杀人夺剑？"宋旋吃惊不小。

"没错！"陆平十分肯定地说，"杀了胡笛蝉，致远镖局将失去第一高手，我们也能夺回紫阳剑。然后，我们以紫阳剑丢失为由，向致远镖局索要巨额赔偿，到时，致远镖局人财两空，英名扫地，必定元气大伤。"

宋旋兴奋地一拍大腿："好，好计谋！只是胡笛蝉武功高强，且有两名徒弟相随，就凭你我二人能是他们的对手吗？"

陆平阴笑道："不必与其硬碰硬，我们只在暗中埋伏，待他们出现，便用乱箭射死他们。"

宋旋还是不放心："听说胡笛蝉浑身都是绝招，能杀人于无形。陆兄真的不怕？"

陆平不耐烦道："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们又不是与他贴身肉搏，先用箭将他射死，我们再现身，我就不信他一个死人还能把我俩杀死！"

宋旋想来想去都觉得陆平的计划无懈可击，决定依计行事。

第二天午后，胡笛蝉开始为他的远行做起了准备。他找来一个长方形木盒，将剑放在木盒里面，再用一大块布料将木盒层层包裹，直到做成包袱的样子，才将它背在了肩上。然后，他带着两个徒弟，并肩朝城南走去。

陆平估计得没错，胡笛蝉确实是在酉时赶到南郊的。当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但还没到看不清人影的地步，这对陆平他们来说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陆平与宋旋决定先同时把箭瞄准胡笛蝉，射死这只领头羊，然后再把箭射向两名徒弟。就这样，陆、宋二人屏声静息，拉弓以待。胡笛蝉果然没有防备，渐渐走入了他们的射程。

"放箭！"陆平轻声下了命令。转瞬间，两支飞箭直直刺入胡笛蝉的胸膛。紧接着，又有两支箭朝徒弟们射去，由于徒弟已经有了防备，其中一支射向小徒弟的箭，仅仅只射中大腿，而大徒弟更是毫发未损。




“师哥！”小徒弟催促道，“你没受伤，快回镖局报信。”

大徒弟虽不忍离去，但眼下情况危急，为了避免全军覆没，他只能咬牙往回跑，刚一转身，一支箭擦着他的耳朵飞了过去。他心知不妙，回头看时，小徒弟的胸前已插了一支箭，倒地不起。

大徒弟更不敢停留，拼尽全力往回跑。宋旋想要追杀，陆平一把拦住他道：“不要节外生枝，胡笛蝉已死，我们只管拿剑走人。”说着，他便一把拨开草丛，起身向胡笛蝉走去。宋旋自然也跟了上去。

两人飞快解下了胡笛蝉身上的包袱，又将弓箭往草丛里一扔，便匆匆逃离了现场。可还没走上百步，宋旋却突然惨叫一声，吐血身亡。

陆平猛然回头看去，只见胡笛蝉不知何时已站了起来。陆平心中大惊，正要出手，可胡笛蝉却又重新倒下，再也不动弹了。

陆平赶紧跑过去，抽出匕首，往胡笛蝉身上补了几刀。这回，胡笛蝉真的死了，而他的手中还紧紧握着一枚小石子。陆平不禁感到一阵后怕，如果让胡笛蝉再多活一口气，恐怕他也会像宋旋一样死于非命吧。这胡笛蝉随手从路边捡一颗石子，就能取人性命，果然是有真功夫的高手。只是眼下，高手已经死了，什么浑身都是绝招，什么杀人于无形，难不成你还能变成鬼来杀我？陆平轻蔑地冷笑几声，又踢了踢胡笛蝉的尸体，这才转身逃离。

陆平一边逃，一边还暗自庆幸胡笛蝉为他杀了宋旋。宋旋一死，就没人知道他是本案主谋，而宋旋的尸体就留在现场，所有人都会觉得是宋旋想杀人劫镖，最终与胡笛蝉同归于尽，这就等于宋旋替他背了这黑锅。如此一来，他既可重新拥有紫阳剑，又可逍遥法外，还能以紫阳剑丢失之名，向致远镖局索要巨额赔偿，这真可谓是“一石三鸟”啊。陆平没有回城，而是决定先去邻县避避风头。

话说另一边，胡笛蝉的大徒弟已带着致远镖局的人马赶到现场，总镖头长叹一声，黯然流泪道：“人死了，镖没了，致远镖局大难临头啊！”

话音刚落，大徒弟却若有所悟道：“镖头，师傅身边的剑好像不是他平日所佩啊。”

“是吗？”总镖头拾起了剑，开始打量起来，却未发现有何异样，便问大徒弟道，“这剑哪里不对了？明明是笛蝉平日所佩啊。”

大徒弟直言道："剑鞘显然是师傅的，但您看剑柄，师傅的剑要比这短很多。"

总镖头这才恍然大悟地抽出剑来，只见那剑身近剑柄处，分明用篆书刻着"紫阳"二字。

"紫阳剑？"总镖头惊得目瞪口呆，"原来紫阳剑就握在笛蝉手上，没有装在包袱里。"

大徒弟也在一旁感慨道："如此看来，师傅是把他平日所佩之剑装在包袱里了。"

总镖头钦佩地感叹道："一定是这样的。包袱里的剑要么是他自己的，要么就是把平平常常的剑。笛蝉真是艺高人胆大啊！"



再说陆平，他一路疾行，连夜赶到邻县，找了间客栈投宿。酒足饭饱后，他回到房中，将门窗关严，挑亮了灯火，便打算解开胡笛蝉的包袱，好好看看他的紫阳剑。当他解开包袱，打开木盒，那熟悉的剑鞘映入眼帘时，他一下子慌了，因为他发现，眼前这把剑的剑柄，不像是紫阳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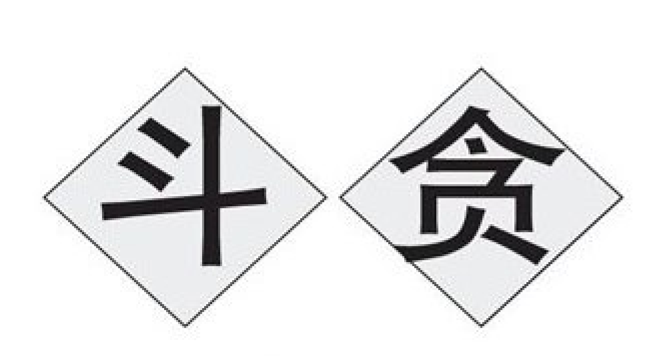
陆平感到浑身发凉，酒也醒了大半。他咬了咬牙，一口气拔出剑来。令他更加意外的是，这把剑的剑身只有三寸长，确切地说，这不是剑，而是一把匕首。陆平望着空空如也的剑鞘，不知所措。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，一条黑色的小蛇却突然从剑鞘里跃出，一口咬在了陆平的脖子上。

很快，陆平便感到胸闷与心痛，他面色发紫，嘴唇发黑，视线开始模糊，呼吸变得急促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已经死了的胡笛蝉，还能要他的命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贪官监狱里，七个鬼想选出一个首领，该按什么标准选呢？



斗贪

□唐新宝



孙县长因为贪污受贿，被人匿名举报到了纪委。孙县长得知消息后，一害怕，结果心脏病就犯了，人一倒下，就再没醒来。

孙县长的鬼魂飘飘荡荡来到阴间，被关进了贪官监狱，这贪官监狱是阴间专门用来关押贪官污吏鬼魂的。

和孙县长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，还有六个鬼，他们和孙县长一样，生前也都是贪官。只不过，这几个鬼生前的官职比孙县长小得多，都是些芝麻绿豆官。为此，孙县长对这帮狱友很是瞧不上眼，总觉得和他们关在一间牢房里，有失自己的身份。

由于监狱里的生活实在太无聊，时间一久，众鬼就熬不住了，都想找点事来打发时间。

这时，有个鬼就提议，要在七个鬼当中选一个首领。众鬼一听，觉得主意不错，纷纷赞成。

可是该按什么样的标准选呢？孙县长提议，按生前官职大小来选，官职最大的那个鬼就当首领。众鬼听了都直摇头，觉得太老套了。这时，又有鬼提议道："要不这样吧，既然大家生前都是贪官，那咱们干脆就来一场斗贪大比拼，谁生前贪得越多，说明越有能耐，也就越有

资格当首领，不知大家意下如何？”众鬼认为这个方法很有新意，都同意了。

于是接下来，大伙儿就开始了选举流程。每个鬼依次发言，曝出自己生前贪污的数额，数额最大者就是首领。

第一个发言的是孙县长。孙县长心想，自己堂堂一县之长，生前贪污的动产加不动产，怎么说也有个八位数，岂是那群穷乡僻壤的芝麻官能比的。想到这，孙县长信心倍增，但他仍然故作谦虚地说：“虽说我是堂堂县长，但也没贪多少，总共也就一千来万吧。”

不料，孙县长的话音刚落，众鬼就哄笑起来。孙县长被笑蒙了。

其中有一个鬼笑得直咳嗽：“咳咳咳，才一千万，你是来搞笑的吧。”

“是呀！”另一个鬼接道，“堂堂县长才贪一千万，你可真是有辱贪官这个名号呀！”

孙县长被说得面红耳赤，低头不语。这时，第二个鬼迫不及待地说：“我生前贪了五千多万……”紧接着，其他几个鬼也一一说了自己生前贪污的数额。他们有贪七千万的，有贪八千万的，还有贪一个亿的。

听着众鬼的发言，孙县长只觉得冷汗直冒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在七个鬼当中，他贪得竟是最少的，而且少得可怜。他原本的优越感此时早已荡然无存。

很快，选举结果出炉了，拔得头筹的是一个生前当村主任的鬼，贪污数额高达一个亿。孙县长因为贪得最少，在七个鬼当中地位最低。按规矩，地位低的鬼得听地位高的。所以，孙县长成了一个谁都可以使



唤的鬼。一会儿，这个鬼让他打洗脚水；一会儿，那个鬼又让他端尿盆。孙县长生前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身边的人都怕他，可如今却被一群比自己小得多的芝麻绿豆官骑在脖子上，这叫他如何咽下这口窝囊气？孙县长就想改变现状，可怎么改呢？思来想去，他就想到要重回阳间，弥补缺憾。

于是，孙县长就找到贪官监狱的典狱长无常，希望无常能带他去见阎王爷，他好求阎王爷放他回到阳间。无常听罢，连连摆手，说："这根本不可能，我们阎王大人铁面无私，清正廉明，而且最恨贪官，让他放你回阳间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即使你真有通天的能耐让阎王大人放你回去，近期你也见不到他。"孙县长忙问为何。

无常叹了口气，道："哎，还不是因为阳间近来反腐反得厉害，导致阴间的贪官鬼魂越来越多，贪官监狱已经鬼满为患了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阎王爷就上了天庭觐见玉帝，想求玉帝拨款，扩建贪官监狱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"

孙县长听无常这么一说，很是失望，但又不甘心，于是央求无常帮他想想办法，并将随身携带的冥币往无常的办公桌上堆。起初，无常严词拒绝，因为阴间现在也在搞反腐，谁敢顶风作案？可随着桌上的冥币越堆越高，无常最终还是妥协了。

无常答应孙县长，趁阎王这两天不在阴间，他可以偷偷放孙县长回阳间，但只能放一天。俗话说"地下一日，地上一年"，也就是说孙县长可以在阳间待一年。时间一到，他就会立刻把孙县长的魂魄勾回。因为阎王爷这两天随时都可能回到阴间，一旦被察觉，他将吃不了兜着走。

孙县长听罢，大喜过望，虽说

只有一年，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不久，无常就找了个机会，把孙县长的鬼魂偷偷放回了阳间。

返回阳间，孙县长才发现自己只是变成了植物人，并没有被火化，于是孙县长就还魂苏醒了。醒过来后，孙县长得知，之前他被人举报原来只是误传。为此，孙县长放心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孙县长一改前期谨慎小心的态度，放开胆子，甩开膀子，大贪特贪起来，到处积极索贿，绞尽脑汁捞油水。最终在他不懈的努力下，孙县长的贪污金额很快就达到了九位数。与此同时，因为孙县长太过于肆无忌惮，没多久，他就被纪委盯上了。从酒桌上被带走的那一刻，孙县长一惊慌，结果心脏病发作，这下彻底断了气，此时离他返回阳间恰好一年。

再次来到阴间，孙县长颇为轻松，因为在阳间的这一年里，他把所有的缺憾都弥补上了，尤其想到自己马上就能在狱友面前一雪前耻，重塑尊严，他更是激动得按捺不住。很快，孙县长来到了贪官监狱。然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，原先鬼满为患的监狱现在竟然变得空荡荡的，跟他关在一起的那六个鬼也没了踪影。孙县长感到很奇怪，就向旁边牢房里的一个鬼打听。

那个鬼懒洋洋地说："他们呀，都被带走了，不止他们，这里好多鬼都被带走了。"

"那他们都被带到哪里去了？"孙县长急着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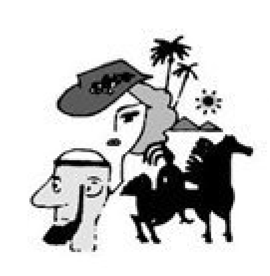
"怎么，你不知道？"那个鬼显得有些惊讶，随后，他便把一份地府早报递到孙县长手里，"你自己看看。"

孙县长接过报纸一看，只见上面最显眼处赫然出现这样一条新闻："鉴于阳间反腐力度加强，直接导致阴间贪官监狱鬼满为患，天庭财政紧张，无力扩建，为解决这一问题，阎王决定对狱中的鬼作以下处理——凡生前贪污两千万至五千万的，打入第三层地狱，劳改二十年方能投胎；贪污五千万至八千万的，打入第九层地狱，劳改三十年方能投胎；贪污八千万至一亿的，打入第十五层地狱，劳改五十年方能投胎；贪污一亿以上的，直接打入第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"

孙县长看罢，只觉得双眼一黑，随后就手捂胸口蹲在了地上，因为他的心脏病又犯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设计师的悲悯之心



设计师刘雪飞经常到非洲出差，深深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不易。那里没有自来水系统，大部分人需要打井取水。而电力设备的缺乏，使人们只能费劲地用手动压水机来将水从地底抽起。刘雪飞很想帮他们做点什么，可怎样才能让他们更方便、省力地取水呢？他陷入了思考。

一天，刘雪飞散步时，看见两个孩子坐在跷跷板上玩耍。虽然跷跷板只有简单的支架和一根木桩，但随着它的一高一低，孩子们笑得很开心。

“快回来帮我打点水，浪费这力气还不如帮我干点活呢！”一个母亲对着孩子嚷嚷道。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，刘雪飞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。

经过多次实验之后，刘雪飞设计出了一款“跷跷板压水机”，相当于将手动的压水机把柄延长为跷跷板。如此，便可以让孩子们在游戏之间，把水从地底抽上来，既不耽误孩子玩耍，又替父母做了事情。

刘雪飞的这款“跷跷板压水机”获得了2017年的“iF设计奖”。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他说：“其实，真正的设计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科技支撑，只需要多一点悲悯和关怀，多一点用心和观察，就能给人们带来真正有用的设计。”

（**作者**：乔凯凯；**推荐者**：卧　龙）

成吉思汗听劝

成吉思汗在早期的作战生涯中，虽然胜多负少，但也没少吃亏。

一日，成吉思汗向一位刚来投奔的谋士求教，怎样才能减少指挥失误呢？谋士没有立即回答，决定下到军营住几天，了解一下兵情。

一天，谋士回到将军大帐和成吉思汗聊天。天气很热，下人送来清凉小褂，让成吉思汗换上。成吉思汗转身脱下外衣，换上小褂，一时没注意扣错了扣子，直到扣到最后一颗他才

发现，只好解开重新扣，这一幕，让他感觉有些尴尬。

谋士看到了这一幕，便对他说："大汗，您刚才扣扣子时，第一个就错了，可有第二个套，能扣上，所以您没感觉到……直到最后一个没有套的时候，您才发现错了。这就像您指挥打仗一样，一开始根本感觉不到错，直到无可挽回的时候，您才发现，可已经晚了。"

"那你说怎么办，我每日行军打仗，哪能想得那样周全！"成吉思汗责问谋士。

谋士对他说："办法很简单，让看见的人告诉您一下。这些日子，我在军营察情，许多将领提意见，说您有些固执，听不进别人意见，其实，只有他人看见您的扣子扣错了，才能及时提醒您，打仗也是如此，只有他人能看出您指挥上的漏洞……"

成吉思汗听后，静静地沉思起来。

（**作者**：程 刚；**推荐者**：芷彩卓）

坐在公交车的最前排

白岩松是中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，除了业务能力出众外，他也很注重对孩子的教育。儿子上小学时，只要时间允许，白岩松都要亲自送儿子去学校。

儿子注意到，每次坐公交车时，爸爸都招呼他坐在公交车的最前排。可不久，车上就会陆陆续续地上来一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，此时，白岩松就会要求儿子将座位让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儿子一开始并不太乐意，如果让座了，自己就要站立将近一个小时。

白岩松好像猜出了儿子的心思，他给儿子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："几个月前，爸爸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上班。不一会儿，车上上来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。不过，此时车上已经没有空座了。令人失望的是，当时坐在前排的几个人都好像没有发现老人似的，没有一个人起身为老人让座。这时，后排有人让座了，老人只能艰难地挤过人群，坐到了后面的座位上。从那以后，爸爸就打算，如果有可能，每次都尽量坐公交车的最前排，这样，方面给那些需要照顾的乘客让座。"

一个不经意的举动，不仅仅能折射出一个人的善良和真诚，更给人一种"润物细无声"的温暖和感动。

（**作者**：姚秦川；**推荐者**：一米阳光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

多了一把锁

□肖春荣

王燕是一家快餐店的送餐员。这天，她来到一个小区送餐，送完后，她提着两只箱子，来到她的三轮车前，正想开锁，突然发现车轮上多了一把锁。王燕正觉得纳闷，一名物业保安朝她走来，说这锁是他锁上的，要王燕交五块钱的停车费。

王燕忙笑着和保安解释："大兄弟，今天送餐我没有收到钱，下次一起算好吗？"

保安摇摇头说："你经常来这里送餐,以前只停一会儿也就算了,可今天你的三轮车都在楼下停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我们领导说了，必须收你停车费。"

王燕赔着笑脸继续恳求道："大兄弟，今天楼里的电梯坏了，我提着两只大箱子爬了三十层楼，之后又走了下来，所以耽搁了时间，你就通融一下吧。"

保安还是不肯开锁："大姐，这事不是我说了算，领导交代好的，我也没办法，大家在这里停车都有原因，不能找个理由就随便停车吧？"

王燕犹豫了一会儿，从箱子里取出两盒盒饭，递给保安说："大兄弟，送你两盒盒饭吧，就算顶了停车费可以吗？"

保安还是摆手说不行。王燕叹了口气，说道："大兄弟，不瞒你说，

我家里经济困难，老头子有病，还有一个女儿在读研。我一天打三份工，中午给一家快餐店送外卖，送一份挣一元钱，若是因为我的原因顾客退货了，我就得自己赔上。我送外卖两个月多了，没少吃送不出去的盒饭，我们家人都吃够了。今天这二十六盒盒饭又没送出去，我正发愁呢。”说着，她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这时，围观的群众越聚越多，大家纷纷指责起保安来。有一位老人走上前，对王燕说：“让我看看你的盒饭。”

王燕面露难色道：“有点凉了。您如果要的话，那就便宜点吧，原本每盒十元，我收您五元钱一盒。”老人没说什么，直接从箱子里拿出两盒盒饭，看都没看，就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，塞到王燕手里，转身离开了。

“我也来两份。”一位小伙子也买了两盒。一会儿工夫，箱子里的盒饭所剩无几。

保安见状，悄悄打开车上的锁，也拿了两盒盒饭，塞给王燕二十元钱，转身走了。

很快，保安来到物业经理办公室，低着头对经理说：“经理，那位大姐的五元钱停车费我没收，您从我工资里扣吧，今天咱这里电梯坏了……”

保安还未说完，经理便打断他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保安继续说道：“那位大姐的盒饭没送出去，要自己赔……”

经理还是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保安忍不住抬头看着经理，不满地说：“您都知道，咋还让我和她要停车费？”

“傻小子！”经理呵呵笑着说，“你不给她锁车，不问她要停车费，她的那些盒饭能卖出去吗？”

保安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经理笑着继续说道：“她送盒饭时，我正好也在三十楼，和修电梯的师傅在一起，她的盒饭还是我帮她提下楼的呢。哎哟，三十层呀，活活把我累了个半死。路上我和大姐唠嗑，了解了她的事情，这才发微信让你给她锁车，收她钱……”

保安噘着嘴说：“经理，好人都让您当了，恶人让我来当，这不公平。”

经理哈哈一笑，从兜里掏出二十元钱递给保安说：“盒饭我来埋单，算是对你做托儿的奖励，这下公平了吧？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活佛

□极目北望



从前有个人叫张大胆，这张大胆人如其名，胆子大得异乎寻常。小时候，他父亲被假和尚忽悠，骗光了钱财，延误了治病时间，最终撒手人寰，所以张大胆对所谓活佛神仙之类的玩意儿深恶痛绝。

这天，张大胆和好友聚在一起喝酒，不知怎么就说到了隔壁村的一座寺庙如何灵验。张大胆喝得不少，一听到这些，立马接过了话头：“胡说八道，那都是骗人的，灵验？灵验个屁！”

那被张大胆打断的人也是酒上头，大着舌头反驳道：“怎……怎么骗人了？昨天我……嫂子去烧香，求菩萨让我侄子的病早点好，结果第二天门口就出现了二两银子，我嫂子就拿这笔钱给我侄子治好了病！”

两人都是火爆脾气，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，吵得脸红脖子粗，众人急忙给出了一个主意：是不是真的，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嘛。

“好，试试就试试！”张大胆一口答应下来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说话那人，“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寺庙是怎么个灵法。”说完，他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干，转身晃晃悠悠地直奔那寺庙而去。

此时天色还早，那寺庙就在隔壁村，张大胆没多久就到了，径直走到大殿的菩萨像前跪了下去，“砰砰”磕了几个头，大声说道：“活佛，我张大胆最近日子过得苦，听说你

灵验，你就大发慈悲赏点银子给我吧。”说完，他也不管周围香客诧异的眼神，站起身来，东倒西歪地回家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，张大胆起床后收拾一下，就要出去干活，谁知刚走出门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感觉踢到了什么。张大胆低头一看，是个小小的黄色布袋，打开一瞧，里面竟然是一锭银子。看着这锭银子，张大胆一下子想起了昨天的事情，难不成这庙里还真有什么活佛？

张大胆甩了甩脑袋，将这荒唐的想法丢到一边，笑了：“我倒要看看你这活佛是个什么模样。”

吃过午饭，张大胆又去了那座寺庙，在胖胖的住持面前捐过香油钱，跪下磕了几个响头，再次祈求活佛给些银两助他渡过难关。一出寺庙，张大胆就向家里狂奔，到家后便掩上了门，等着活佛显灵。他打算守株待兔，看看这银子是怎么“赐”到自己家的。

可是张大胆一直等到半夜，一个可疑的人都没见到。难不成真是活佛显灵？张大胆有些疑惑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路上传来“啪嗒啪嗒”的声音，张大胆一个激灵，连忙瞪大眼睛，紧紧盯着门口。

黑夜中，一个胖胖的黑影踮着脚慢慢走到张大胆门前，侧耳听了听声音，然后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，轻轻地放在地上。

“站住！”张大胆一声暴喝，猛然跃出，抓住黑影，拳脚就招呼了上去，直打得那人“哎哟哎哟”叫个不停。张大胆这一打，周围的邻居都被吵醒了，纷纷点亮油灯出来看个究竟。张大胆见状停下了殴打，对着大家说道：“看看，这就



是所谓显灵的活佛。”说着，他将那黑影一下推到了众人面前。

大家仔细一看，竟然是寺庙里的那个胖住持，和尚就是“显灵”的活佛？

张大胆一脸得意：“早就说过了，什么显灵的活佛，都是这帮和尚搞的鬼。”

邻居中有人不高兴了：“人家怎么搞鬼了？就算活佛显灵都是他假冒的，但他接济了大家，也算是有功无过啊。”

张大胆瞥了一眼邻居，说道：“他是给钱了不错，可你想想，他给了你钱，你觉得是活佛显灵，那你是不是要经常去捐香油钱？咱村怎么说也有几百人，就算每人只捐一文钱，那总共是多少？更别说附近的村庄了，这些钱比起给你的那些，哪个多哪个少，你总明白吧？”

张大胆这么一说，大家突然明白过来，自己被这和尚给骗了，同情立刻化成了愤怒。张大胆看到众人都一脸痛恨的样子，不禁得意扬扬，再看看那低着头、一言不发的和尚，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，说：“滚回你的寺庙去吧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”那和尚好像得了大赦，转身一溜烟跑了。

自此以后，张大胆成了村子里的名人，谁都知道“活佛”是个骗局，再也没人去烧香了。但日子长了，事情却有些变了：村子里死去的老人小孩比从前多了许多，甚至还有强壮的年轻人，生病的、受伤的，以前休养两天就能好的病痛，现在竟然也会死人。

村子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，说张大胆得罪了活佛，活佛发怒，惩罚了整个村子。于是又有人去那寺庙烧香了，神奇的是，大家去烧香之后，情况居然好转了。这下张大胆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都不待见他。

这天张大胆一个人喝着闷酒，越喝越生气，最后忍不住冲到了那个寺庙里。香客们都好像没看到张大胆一样，仍旧虔诚地磕着头。倒是那胖住持看到了张大胆，将他带进了后院禅房，吩咐小沙弥倒了茶进来。

胖住持笑道：“施主请用茶。”

张大胆酒气冲天，说：“我不喝茶，我就想知道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胖住持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施主误会了，贫僧并未做什么。”

张大胆瞪着眼睛，眼睛都充血了：“那怎么会有后面这些事？”

胖住持脸上露出了哀伤之意，说：“施主，其实你那晚所说不错，贫僧这寺庙并没有活佛显灵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不过是因为此地贫苦罢了。”

不等张大胆再问，胖住持就继续说道：“因为此地贫苦，所以百姓们稍有些病患伤痛，就会因为无钱医治而去世。因此我才想了这个法子，有了活佛显灵的招牌，就会有人来烧香、捐香油钱，虽然都是一文两文，但毕竟积少成多；之后僧人们会根据香客诉说的困境，给予他们银钱，助他们渡过难关……”



说到这里，胖住持看了一眼张大胆，叹气道：“上次施主将一切道破，寺庙活佛显灵的声誉没有了，也就没人再来烧香，寺庙没了香油钱，那些受伤得病的穷苦人家也就没了救治的银钱。而且人吧，一旦失去了信仰支柱，得了病之后很容易失去希望，所以才会有许多人因为小病小痛而死去，这倒并非活佛显灵。”

张大胆若有所思：“所以后面又有人来烧香，死的人就少了，是因为你又有了香油钱，去拿给受伤得病的人了？”

胖住持点点头：“正是，家中贫苦的事，人们都不愿告诉他人，但若是受到帮助，他们就会宣扬出去。久而久之，人们又开始相信活佛是存在的，即使得了病，也不会丧失活下去的信念。”

张大胆若有所思，随即皱起眉头，转而问道：“那晚我那般对你，你为何不说明真相呢？”

胖住持苦笑一声：“我当时若说了，你相信吗？”张大胆愣住了，看着眼前的胖住持，突然跪下去，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：“原来，您才是真正的活佛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社保风波

□李新忠



小雯高中毕业后，因家里贫困，就到邻近的城市做了保姆。

这天，该市财政局王科长恰巧到家政公司为自己的幼子找保姆，他一眼看中了小雯，高薪把她请到了家里。

小雯既聪慧又勤快，无论是照看孩子，还是收拾家务，都让王科长夫妇很满意。

三年后，王科长的孩子进了幼儿园，不需要再请保姆了。王科长知道小雯的为人，主动对她说："小雯，你不能做一辈子保姆，我会想办法给你找份稳定的工作。"很快，王科长托人在市食品厂给小雯找了份工作。

小雯过了试用期，领导把她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笑着对她说："小雯，你在试用期干得很出色，厂里决定与你签订劳动合同。因为你是农村户口，厂里想每月发给你三百元的社保补贴，你可以在老家缴纳新农保，这样，厂里就不给你在这里缴纳社会保险了，你也不用自己缴纳剩余的社保费了。如果你同意，咱就签订一份自愿放弃由工厂缴纳社保费的协议吧。"

小雯对社会保险的了解很少，觉得领导说得在理，在签订劳动合同后，就又签订了一份"自愿放弃

由工厂缴纳社保费”的协议。

过了四个月，到了中秋节，小雯带了些礼品去王科长家，向其表示感谢。

在闲谈中，王科长得知食品厂没有给小雯办理社会保险，只是每月多给她三百元社保补贴，他气呼呼地说：“小雯，你被骗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在市区缴纳满十五年的社保费，等你在食品厂退休后，在这里领取的养老金比你老家要多好几倍，你既然已经跟厂里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就赶紧去找厂里给你缴纳社保费。如果你们领导不同意，你就去社保局，请社保局出面帮你解决此事。”

中秋节后，小雯一上班就去找了领导，要求其为自己缴纳社保费。

领导一听，对她摆了摆手，严厉地说：“当初是你自愿放弃让厂里给你缴纳社保费的，还签了协议呢，你要是反悔，厂里就跟你解除劳动合同，把你辞退了！”

小雯看到领导态度强硬，就没再多说。之后，她找了个机会去了社保局，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工作人员。

最终，在社保局的帮助下，食品厂为小雯办理了社保手续，小雯也退还了之前厂里给的社保补贴。

律师点评：

本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，即职工与所在单位签订的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费的协议是否有效。

按照有关规定，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，缴纳社保费。

缴纳社保费是用人单位的义务，也是劳动者的义务，劳动者所在的单位应按时足额为其缴纳社保费，劳动者应承担的社保费，由所在单位从其基本工资中代扣代缴，社保费不得减免。

故事中，小雯在不了解城乡社保标准不相同的情况下，与食品厂签订了自愿放弃由工厂缴纳社保费的协议。

因该协议已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，故此协议是无效的，食品厂不能以此为由，与小雯解除合同。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2017年9月(上)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：行乞者的手在石棉纤维里，而石棉是不能燃烧的，所以乞丐的指纹得以保留，和警方原有的备案指纹相互核对不符，由此得出故意杀人的判定。

疯狂Q A：象棋越下越少，围棋越下越多。



斯坦利·艾林（1916—1986），美国推理小说作家，本文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。

抉择时刻

□［美国］斯坦利·艾林



休是洛奇耶家族的继承人，几乎一生都在家族的山顶别墅里度过。在山顶别墅旁是无人租住的戴恩庄，这天戴恩庄迎来了新主人——大魔术师雷蒙德，也正是这位新邻居给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。

休和雷蒙德的性格极为不合，可是他们又像相互吸引的正负两极一样，整天凑在一起，聊些两个人都讨厌的话题。雷蒙德非常看不惯休整日自信满满的高傲态度，有一天，他对休说道：“我真心希望，某天你能陷入真正两难的境地，面对不可解的难题，那一刻教给你的东西，比你自己幻想的万全之计有用得多。”而休对此不屑一顾，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，能够解决任何难题。

休的妻子想要修复丈夫和邻居之间的关系。她想了很久，决定办一场非正式的小型晚宴。她还请来了休的好友——韦南特医生，想让大家坐下来安静地聊聊天。

可是这场小型晚宴并未能解决任何问题，甚至引发了一场灾难。

晚宴上，韦南特医生对大魔术师雷蒙德充满好奇。休见两人相谈

甚欢，便用冷冷的语气打断道：“我发现你有很多有趣的小点子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将其付诸实践。”休说话时眼睛不离雷蒙德。

雷蒙德略微思考了一下，就点头答应了，他环视了一遍屋内，接着身子转向休，指着分隔客厅与餐厅的巨大木门：“那扇门没上锁，但应该有钥匙，对吗？”

休点了点头，拿出钥匙，递给雷蒙德。

雷蒙德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不，别给我，给医生。现在，医生，能否请你过去把那扇门锁上？”

医生闻言，走到门边，将钥匙塞进锁孔，转了一圈。

“现在，”雷蒙德说，“是最后一步，我走到门边，用我的餐巾轻轻拂过门锁——”餐巾象征性地擦过钥匙孔，“咔嗒，门开了！”

医生走过去，抓住门把手，不敢相信地转动它，然后一脸惊恐地看着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。“哦，太令人震惊了！”他说道。

但休对此的回应是发自内心的愤怒，他质问雷蒙德：“你动了什么手脚？”

雷蒙德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我是动了手脚。因为事前，我就猜到今晚会有些小挑战。我只需最后一个进来，再利用一把普通的万能钥匙，把门锁上就行了。”有那么一瞬间，雷蒙德表情严肃，不过马上又恢复了明朗，“据我对人类本性的了解，只要先针对一个人的弱点，提出一个不实的假设，一旦他深信那个假设，接下来，对方只会看到魔术师想让他看的部分。就像这把门锁，其实门是锁着的，但你们都以为它是开着的，你们充满自信，以至于根本没考虑去验证一下这么明显的事。”

“是吗？”休轻声问道。这时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雷蒙德，说道，“对于手里拿着钥匙的人来说，能打开一把锁并没有什么稀奇的。基于你的名声，我想你应该拿出些更厉害的。直说了吧，一扇没有锁也没有钥匙能做手脚的门，虽然用指尖轻轻一碰就能打开，但事实上你永远也不可能打开它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雷蒙德眯起眼睛，若有所思，似乎正在想象那样一个场景。最终他说道：“听起来非常有趣。再详细说说。”

“我能直接带你去看。”休说着，站起了身，带着医生和雷蒙德走向了地下室。在地下室最里面的墙角有一个石头柜子，一直从地面到屋

顶。

休指着石柜的木门说道："就是这个，结实的原木，与门框严丝合缝。这东西存在上百年了，没有锁，没有门闩，两边各有一个轴承环作为门把手。"休轻轻推了一下,门就悄无声息地滑开了，"看见没？内部合叶咬合得十分完美，让门像根羽毛一样轻盈。很久以前，若有哪个仆人犯了错误，就会被关进这里反省。由于里面的空气最多只能维持几个小时，因此被关在里面的人即便没有悔意，也会马上驯服。"

医生小心翼翼地发问："那要如何防止仆人自己把门打开？"



"你们看。"休说着举起手电筒照进这间小牢房，光聚焦在一个U形环上。

"我明白了。"雷蒙德说道，这是自从离开餐厅他第一次开口说话，"真是巧妙啊！若有人背靠墙壁、面朝门站在里面，这个U形环可以用锤子调整到正好卡着人的脖子。门关上后，这人会不断努力用脚去够门，不过肯定够不到。我曾经经历过许多类似的情况，在这类装置里不幸丧生的牺牲者极其常见。好在，我从未失手。"

"若你被关在里面，就一定能打开这扇门？"休挑衅地问道。

雷蒙德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"给我一小时。当然不会太简单，但确实能够打开。"

此时，休慢悠悠地提出了一个赌约。他表示：如果雷蒙德真的能在一小时内打开门,就算雷蒙德赢，自己会把山顶别墅卖给第一个出价的买家；如果雷蒙德做不到，就在一个月内从戴恩庄搬出去。

听完休的提议，雷蒙德顿了一下，接着慢慢地说道："我想先声明一件事，前两年我的心脏就出了问题。所以即使你的提议新颖而有趣，我被深深吸引了，但我还是必须考虑我的身体因素。"

“前一秒你还健健康康的。”休挖苦道。

面对休的挑衅，雷蒙德沉默了一阵，最终还是走入了那间牢房。

休挥舞着沉重的短柄大锤，将U形环锁紧雷蒙德的脖子。

休停止敲打时，雷蒙德在黑暗中看表。“现在是十一点。”他冷静地说道，“午夜之前我将打开门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这是条件，而医生是证人。”接着门就被关上了。

一开始，小牢房里还不断传出拨来拨去的金属摩擦声，以及细碎的脚步声。然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，接着又是同样的声音。

三十分钟过去了……四十分钟……四十五分钟……

医生不断地看着表，很怀疑自己能不能挨过最后的十五分钟。就在此时，痛苦的哀号声穿透紧闭的木门。

“医生！”雷蒙德叫道，“空气！”

休和医生一起冲到门边，不过休动作更快，他背靠着门，挡在医生面前。

“休，”医生恳求道，“现在请你忘掉那些吧，赌局结束了，打开这扇门是你应尽的责任。”

“是吗？你还记得胜负的条件吗？他要在一个小时内把门打开——不管用什么方法！明白了吗？他在玩弄你，假装自己快死了，这样你就会把门打开，帮他赢下这场赌局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是假装的？”医生质问道，“他刚说他患有心脏病，你有什么权利拿他的性命打赌？”

“该死的，难道你没发现，在我说打赌之前他从没提过心脏病吗？你没看出来这正是他设下的陷阱，就像刚才他进餐厅前特意锁上了门一样！”

医生的声音变得干脆冷硬：“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个男人正身处险境，那么每一秒对他来说都生死攸关，而你这么做是在浪费他获救的机会！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”

休垂下头，发出沉重的呼吸声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那天雷蒙德对他说的话——只有身处真正的两难境地，那一刻教给你的东西，比你自己幻想的万全之计有用得多。

在这间阴暗的地下室里，伴随着雷蒙德的求助声，医生等着休作出抉择……

（推荐者：吕 一）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 夫）





细细的红绳

□廖　华

宁桐是个社区工作者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她听说社区里有户姓武的人家特别困难，就决定上门看看。

武家住在一个老旧居民楼的三楼。宁桐敲了门，一个老头开了门，用诧异的眼神看着她。宁桐自我介绍道："您是武伯吧？我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宁桐，来看看您。"

武伯把宁桐让进门。屋子里很杂乱，武伯让她坐到一张破木椅上后，就呆呆地陪坐在一旁，不说话，也不端茶倒水。宁桐去过不少困难家庭，一般一进门就会听到各种诉苦，武伯的态度让她多少有些意外。

她看武伯一脸皱纹，满头白发，就问："老人家退休了吧？看起来有六十了吧。"

武伯摇摇头说："我办的是病休，今年还不到五十呢。"

宁桐吃了一惊。其实武伯的样子很苍老，看起来远远不止六十岁，没想到，武伯的回答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。

宁桐只得转移话题："听说您家里有个病人，我想看看他。"

武伯站起来，打开了卧室的门。宁桐进了门，房间里光线昏暗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异味。她走近一看，床上躺着一个人。那人面色苍白，身材臃肿，看不清年龄。

武伯介绍说："这是我儿子，



十年前的一次意外，让他成了植物人。”

宁桐在床边坐了下来，只见病人嘴角有口水，眼睛虽然张开着，可是神色空洞茫然。

武伯叹了口气说：“他会张开眼睛，可是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反应，也不认得人，包括我。十年了，一直是这个样子。”

宁桐问：“您的妻子呢？”

武伯摇了摇头说：“走了，两年前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”良久，又喃喃地说了一句，“她坚持了八年，我不怪她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出去倒水。

看着这个毫无生气的家，宁桐在心里感叹：十年了，武伯可真不容易啊。她觉得自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。突然，病人枕头下的一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轻轻一拉，竟然拉出一根细细的红绳。绳子有一米多长，很结实。鲜艳的红色在这个灰暗的房间里显得格外醒目。

这根红绳可以做什么呢？宁桐自幼心灵手巧，很快，就用它结成了一个心形，在病人眼前晃了晃，见他没什么反应，她又把绳子结成一只蝴蝶，变着法子想引起病人的注意。

这时，武伯进来了，见宁桐摆弄绳子，他怔了一下。宁桐边摆弄绳子边问：“武伯，这根绳子是用来做什么的？韧性很好，可以做出很多图案呢。”

武伯犹豫了一下，答道：“孩子本命年买的，想给他冲冲喜。你的手真巧！”

那天，宁桐用那根红绳结出了很多图案，病人毫无反应，倒是武伯，精神明显好了很多，话也多了，似乎放松了很多。

此后，宁桐一有空就去武家坐坐，帮武伯收拾一下房间，和他聊聊天，更多的是坐在病床前，用那根红绳结成各种不同的图案。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也许仅仅因为红绳是这个死气沉沉的屋子里唯一有生气的东西。如果她不用红绳活跃一下气氛，只怕自己都坚持不下去。

因为用得太多，那根红绳不久就褪色了，断了。她又买来好些新红绳，还把结得好的图案挂在病床前的墙上。那些美丽的红色小挂件，给这个昏暗的房间带来了生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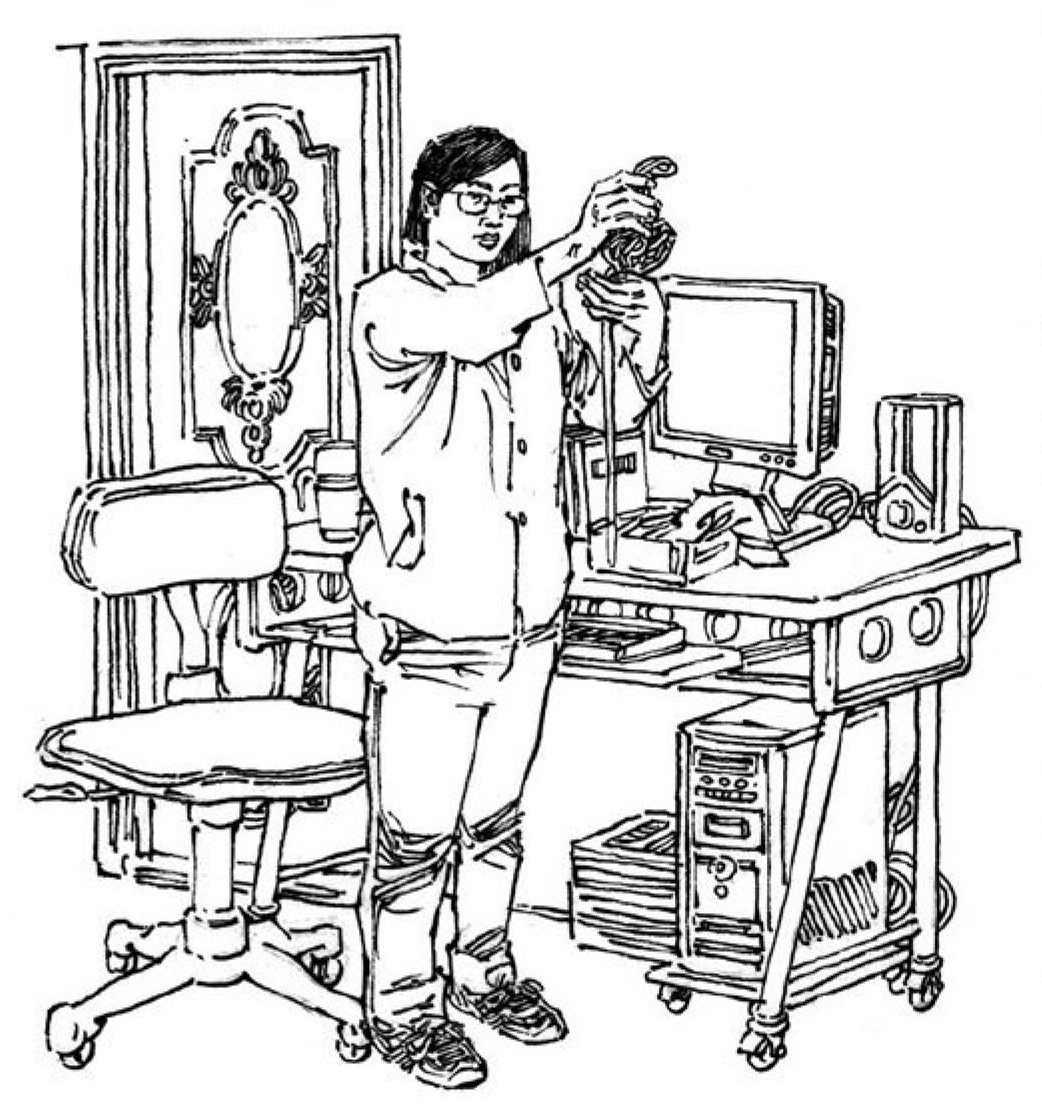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后，宁桐因工作调动，去了别的城市。这一年里，武伯的儿子几乎没有任何好转。仅有一次，她无意中发现病人的眼睛好像动了一下，似乎是注意到她手里的红绳

了。她兴奋地叫来武伯，但无论怎么试验，病人都再无反应。

临走前，宁桐把去武家陪伴的工作交给了新来的小李。她把小李带到武家，介绍他和武伯认识，又拿出一根红绳，教会了他结几种简单的图案。小李纳闷地问：“结这个有什么用啊？”

宁桐说：“根据国外的研究资料，坚持这样做，可能会引起病人的注意，让他奇迹般地苏醒。”其实，她撒了一个小小的谎。

半年后，宁桐接到了小李的电话，说他坚持不下去了，那里的气味太难闻，气氛太压抑，要不是没事就摆弄那根红绳，他觉得自己都快得抑郁症了。宁桐安慰了他几句，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病人有什么变化？我觉得病人对红绳结成的图案好像慢慢有一点反应了，我曾经亲眼见过。”其实，她内心也不敢确定，只是觉得不应该放弃武伯一家。



小李迟疑地说：“有吗？我好像没发觉呀。那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吧。”

小李又坚持了两个月，终于换了人，这次是几个女大学生志愿者。宁桐反复交代小李，一定要和新的志愿者交代清楚，要坚持在病人面前结红绳，要坚持用红绳图案装饰那面墙。

小李笑了：“你就放心吧。这些我都交代过了，还买了一大捆红绳放在那里。再说，她们是一个志愿者团体，好几个女孩子一去就叽叽喳喳的，可热闹了，气氛不会那么压抑，应该能够长期坚持。”

此后，宁桐参加了援藏工作，一去就是两年。她和武伯那里的志愿者断了联系，也不知道那边的情况。

等休假回家，宁桐意外地收到一个包裹。打开一看，她不由得怔住了，里面是一个用红绳结成的歪

歪扭扭的心形！看看地址，正是武伯家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她决定过去看看。

到了武伯家，虽然房子还是那么破旧，但门上的春联是鲜红的，比以前多了几分喜气。开门的正是武伯。看到她，武伯怔了一下，然后紧紧握住了她的手："谢谢你，谢谢你！孩子醒了！醒了！"

宁桐拿出那个用红绳结成的心形问："这个，真的是他结的？"武伯使劲地点着头。

进了卧室，宁桐见病人依旧躺在床上，但他的眼睛有了神采。他正摆弄着手里的红绳，想把它结成一只蝴蝶。而对面的墙上，挂了满满一墙的红绳图案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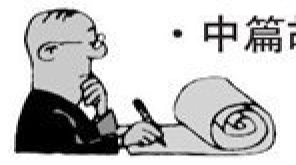
武伯端来了茶水，嘴里还念叨着："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！"

宁桐笑着说："要谢，你就感谢这根红绳吧！是它，让奇迹发生了！"

突然，武伯老泪纵横地说道："孩子，当初我拿出这根红绳，是因为十年了，我犹如生活在黑暗的隧洞里，看不见希望，我再也支撑不下去了，我想用它结束孩子的痛苦，也用它解脱我自己啊！多亏了你，要不然，就铸成大错了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一位著名的脑外科专家，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，放不下他为之工作数十年的实验项目，而这个项目里，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？

记忆

□崔献平



1.道德准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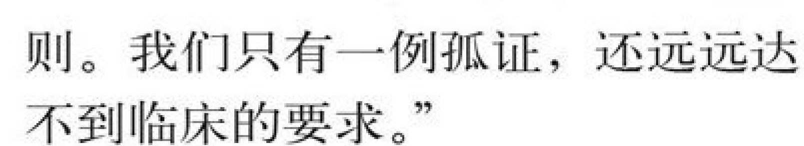
韩昌文是昌文医院的董事长，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。他是国内著名的脑外科专家，一生治病救人无数，但此时面对一张自己的胸部CT片，却神情黯然，束手无策。他的肺癌已到了晚期，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可心里，却还有些东西割舍不下。

突然，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他刚一接通，里面就传来一个兴奋的声音："老师，试验成功了！"韩昌文愣了一下，随即拔腿就往停车场跑，边跑边喊司机："快，快，去迪园！"

司机发动汽车，快速驶向郊外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汽车驶入了一片小树林，在树林中间，有一座小小的院落，这里便是迪园。

韩昌文冲进迪园，院子中央是一片草地，一只绵羊在草地上吃着草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小心翼翼地跟在绵羊身后。

这个中年男人叫梁栋，是韩昌文早年的一个学生。梁栋看到韩昌文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急忙上前搀



住，韩昌文摆摆手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绵羊，眼神中满是热切的期待。

只见绵羊用前蹄在草地上刨了两下，连根带茎扯出一束草，甩了甩草根上的土，三口两口吞了下去。

“吃了，它真的吃草根了！”韩昌文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，抱住梁栋不停地摇晃，“成功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”他喊着喊着，眼泪竟然落了下来。

梁栋的胸口也剧烈起伏，他为了这个课题，已经在这个小院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，现在终于见到了成功的曙光。

过了许久，韩昌文才平静下来，问梁栋：“你估计一下，如果要进行人体试验，还要多长时间？”梁栋说，怎么着也得三五年。

韩昌文的眼神立刻暗了下来，他喃喃地说：“三五年，太长了。”他从公文包里抽出那张CT片，递给梁栋。梁栋接过去，只扫了一眼，便颤抖着问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韩昌文苦笑着摆摆手说：“都是学医的，说这些干什么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三个月，只有三个月，你能让我看到临床试验吗？”

梁栋沉默了许久，说：“老师，您是这方面的权威，您知道，没有足够多的动物试验支持，任何人体试验都被严格禁止，这是医学试验的基本道德准则。我们只有一例孤证，还远远达不到临床的要求。”

“可这一例就足以证明我们的理论切实可行！”韩昌文指指那只绵羊，说，“你看，它已经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习性。”

梁栋坚持说：“可人体试验还要求……”

“别再给我说什么要求！”韩昌文突然焦躁地打断梁栋说，“我大半生的时间都扑在了这个项目上，我必须活着看到它成功！”





说完，韩昌文手忙脚乱地翻着自己的公文包，从里面抽出几张纸说：“梁栋，来签字！只要你让我活着看到课题成功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”

梁栋诧异地接过纸，上面是一份转让协议，韩昌文把整个迪园，包括地产、设备，也包括课题研究成果，全部无偿赠与梁栋。只要梁栋签下自己的名字，不仅马上能拥有巨额财富，还会在不久的将来，成为这个领域的顶级权威。

梁栋愣了好长时间，还是把协议还给了韩昌文：“老师，我不能违背医学研究最基本的道德准则。”

韩昌文狂躁地挥动手臂说：“准则也允许特例！”

梁栋毫不退缩地说：“只有在其他手段无法挽救病人生命，且处于紧急时刻，才允许特例存在，而且还要遵循受试者‘知情、同意’的原则。老师，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，第一次上您的课时，您就告诉我们，如果医学研究者不遵循医学研究的道德准则，便和魔鬼无异！”

韩昌文仿佛一下子被击中要害，神情慢慢由亢奋变为萎靡。他又把协议塞给梁栋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签了吧。如果我死了，迪园只有在你手里，课题才有可能成功。你不会想让我死不瞑目吧？”

听了这话，梁栋有些难过，他想了想说：“我只要迪园里面的所有设备，成果必须归在您的名下。”

“随你好了。”韩昌文站起身，朝门外走去，到了门口，回头对梁栋说，“永远记住你的原则——特例、知情、同意。”

梁栋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2.后继有人

出了迪园，韩昌文吩咐司机：“去清江医科大学。”

车子很快驶入了清江医科大学。作为脑外科权威专家，韩昌文还是这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，在学校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。他走进实验室，里面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学生正在做神经内镜手术训练。他叫聂飞，年纪轻轻但在脑外科领域有极高的天分，深得韩昌文赏识。

韩昌文盯着墙上的高清大屏，大屏上清晰地显示出聂飞的每一个动作：他握着电凝剪的手有些犹豫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试图从海马体旁绕过，但一个轻微的抖动，使得海马体上出现一道细细的裂纹。

“停！”韩昌文懊恼地叫了一声，一把推开聂飞，手指着监视器上的海马体喊，“多少次了，怎么



又是这样！”

聂飞十分沮丧，韩昌文看着他，叹了口气说：“算了，是我太心急了。”

聂飞耷拉着脑袋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老师，为什么老让我做这一种手术训练？”

韩昌文指指海马体，说：“这里储存的不仅仅是人所有的记忆，还有人的‘人生’。”

聂飞有些疑惑，韩昌文干脆坐下来解释：“我们来假设一下，如果把我的记忆全部清除，再把你所有的记忆移植过来，我的肉体就拥有了你以往全部的生活经历。那么你说说，现在在我这具肉体的意识里，它到底是‘我’，还是‘你’？”

聂飞张着嘴，听得目瞪口呆。韩昌文感叹道：“病人术后失忆便是海马体受损，我们挽救了病人的‘生命’，却断送了病人的‘人生’！所以说对海马体的病灶处理，不允许有任何失误，你练多少次也不为过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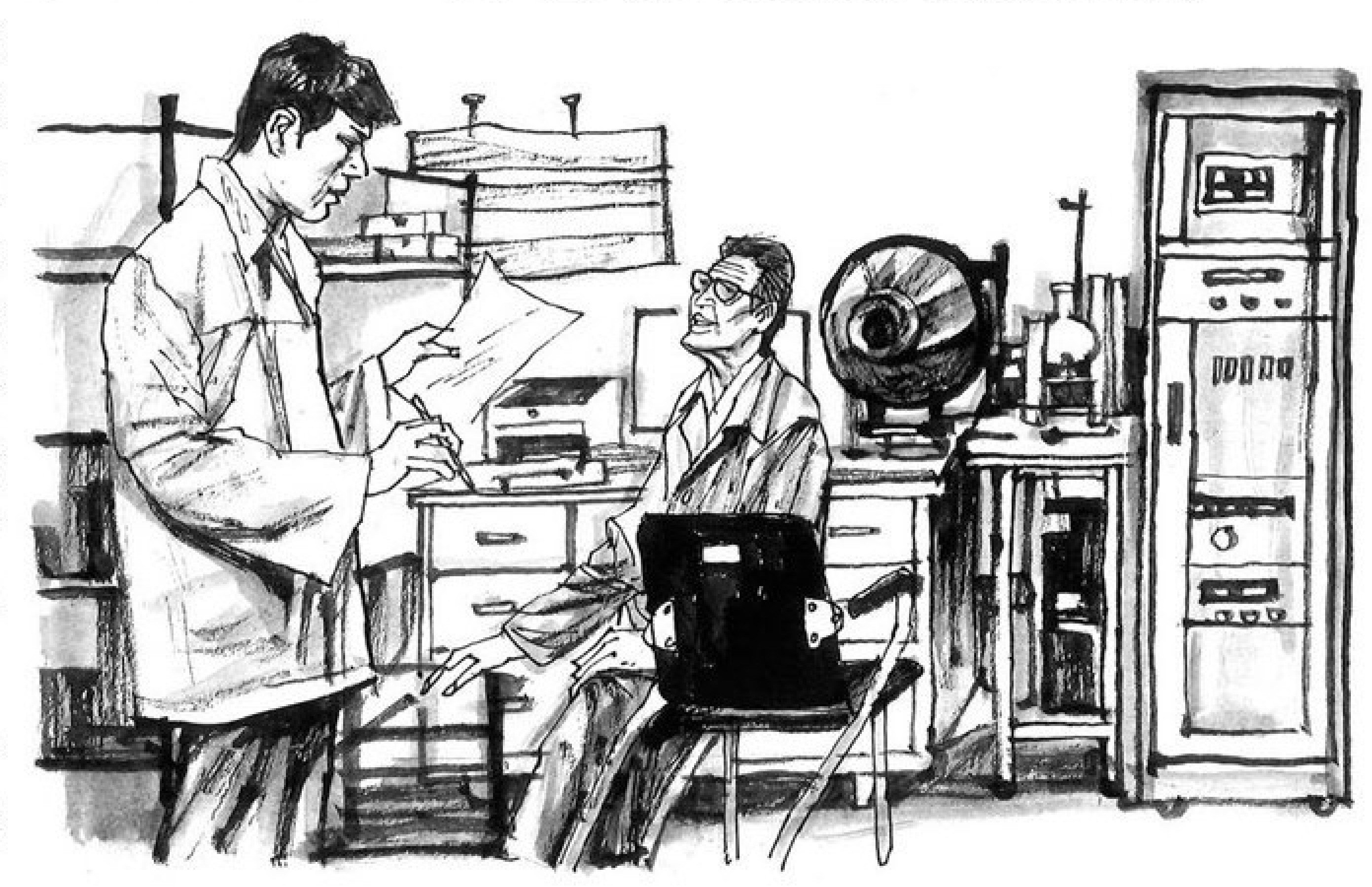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说这个了。”韩昌文突然岔开话题，从包里掏出几张纸，递给聂飞，“看看这个，在下面签个名。”

聂飞疑惑地接过纸，这是一份转让协议，韩昌文要把价值一个多亿的昌文医院无偿赠与聂飞！聂飞毫无准备，好半天才语无伦次地说：“老师，这……这怎么行？”

韩昌文平静地把自己的病情告诉聂飞，然后说：“我不行了，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昌文医院。我无儿无女，怎么着也得为它找一个合格的管理者。”

聂飞推辞说：“您不是还有亲属吗？还有方……师母。”

韩昌文情绪低落地说：“我是有个侄子，可那是个不成事的败家子，昌文交给他没几年就得败光。



至于你方师母，她还年轻，也不是一个能干事业的人。对她，我另有安排。”

聂飞奇怪地问：“可……为什么是我？”

韩昌文说：“人选有两个，我考虑很久了。一个是你，另一个是你没见过面的师兄，比你大二十多岁，技术比我当年都好，只可惜是个书呆子，只能做研究。你虽然年轻，可我看好你的潜力，昌文交给你，我放心。”

聂飞有些激动：“老师，我从小便没了父亲，十多年了，您照料我，教育我，手把手教我学医，我才能走到今天，在我心里其实是把您当父亲看的。您已经给了我这么多，我怎么能再拿走您的昌文？”

韩昌文把手搭在聂飞的背上，动情地说：“你既然知道这些，为什么不肯帮一个快死的老人实现他的愿望呢？”

聂飞看看协议书，抹一把泪，猛然在协议书上签上名：“老师，我向您发誓，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我一定要让昌文发扬光大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韩昌文长舒一口气，欣慰地收回协议书，手哆哆嗦嗦地往包里塞，可因为手抖得厉害，不仅没塞进去，反而又带出几张纸，飘下来撒了一地。

聂飞捡起那几张纸，看了一眼马上一愣，心痛地说：“老师，您……”

这是几张遗体捐献意向登记表，韩昌文笑笑说：“都是学医的，人死了这臭壳子还有什么用，一把火烧了也是浪费。捐给科研单位，就当废物利用吧。正好，你字写得好，给我填填，待会儿还得去红十字会登记。”

聂飞捏着那几张纸瞪了半天，掏出笔说：“好，我填！”聂飞飞快地在姓名处写下自己的名字，韩昌文一把推开他，生气地说：“胡闹！你年纪轻轻捐什么遗体？”

“又不是现在就捐，我也是学医的，这点觉悟还是有的。”聂飞执拗地扶住韩昌文的胳膊说，“您就别管了，等我把我们两人的一起填好，再找您签字。”

韩昌文无奈地说：“你这孩子！行吧，明天晚上你给我送到家里来，我让你方师母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3.突起风波

第二天傍晚，聂飞应邀来到韩昌文家。他按响门铃，一个女人开了门，正是韩昌文的妻子方丽。方丽一看是聂飞，神情一黯，错身让



聂飞进屋。

韩昌文见到聂飞很高兴，聂飞把他们两人遗体捐献意愿书的回执递给他，他只扫了一眼便扔在一旁，然后吩咐方丽准备晚饭。

就在此时，大门“砰”的一声被人从外面撞开了，一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气急败坏地闯进来。

韩昌文皱起眉怒道：“韩强，你又发什么疯？！”

来人正是韩昌文的亲侄子韩强，只见他把几张纸，重重地摔在韩昌文面前说：“老叔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要把咱老韩家的东西，全部送给外人！”

韩昌文拿起纸一看，就是那份关于昌文医院的馈赠协议，只不过这是份复印件。他压压怒火，说：“医学上的事儿你不懂，昌文医院你肯定管不好。你是我唯一的侄子，我不会不管你的。”

韩强甩着胳膊说：“你还知道我是你唯一的侄子？我爹都告诉我了，小时候家里穷，爷爷死得早，是我爹挣钱供你上的学。没有我爹，能有你的今天？我平时也亲爹一样供着你，你就这样对我们父子？”

韩昌文气得喘不过气来，过了好一阵，他才挣扎着说：“你别急，我忘不了你，更忘不了你爹！昌文医院不适合你，留给你的东西早就安排好了，够你花一辈子了。”

韩强一蹦老高说：“我不要，我只要昌文医院！”

韩昌文气得直翻白眼，聂飞急忙扶着他平躺在沙发上，转身对韩强说：“你不要大吵大闹好不好，老师身体很不好，还是让他休息休息再说吧。”

韩强猛地一把推开聂飞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！”聂飞没有提防，退了几步，“扑通”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方丽尖叫一声，冲过来挡在韩强面前：“你干什么！”

韩强看看地上的聂飞，又看看方丽，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怎么，心疼了？我就打你的心上人了，你怎么着吧？”

方丽的脸“刷”的一下变得惨白，韩昌文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，跌跌撞撞扑到韩强身上，举着巴掌想打他：“我打死你这个混账东西！”

不料，韩强一把捉住对方的手说：“老叔，这就是你选的聂大博士吧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这位聂大博士不仅要你的医院，还要你的老婆呢。”说着，他摸出手机，举到韩昌文眼前，“我可从来不胡说八



道，你看，铁证如山！”

手机里有十几张照片，主人公都是聂飞和方丽。二人举止极为亲密，任谁都能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非比寻常。

方丽的脸色更白了，她尖叫着问：“你怎么会有……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手机！”韩强得意地说：“就是我，你能怎么样？怕了吧？”

韩昌文像被抽走了精气神，一下子瘫软下来，神色悲凉。韩强看着韩昌文说：“老叔，你也真是的，选来选去，就选了这么一对儿白眼狼！”

聂飞把韩强推到一边，在韩昌文面前蹲下说：“老师，照片是真的，是我对不起您，韩强说得对，我没有权利得到昌文……”

方丽突然挡在聂飞面前说：“是我不好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！”她又转身对着韩昌文说，“我说的你信不信都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在我们结婚前，我和聂飞就是一对恋人，前前后后处了四五年。后来聂飞出国深造，在国外出了意外，急需一大笔钱救命。为了那笔钱，我才嫁给了你，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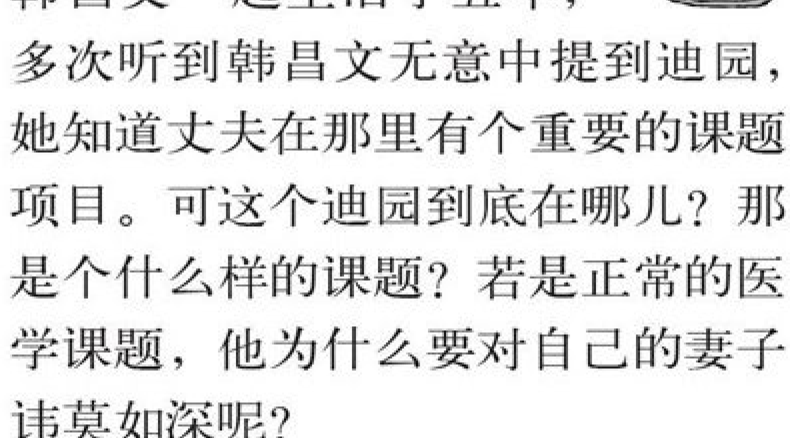
韩强“扑哧”一笑：“我老叔都六十多岁了，你俩年纪轻轻干柴烈火的，还能一点事儿都没有？谁信！”

韩昌文颤抖着手指着韩强说：“滚！医院给谁也不能给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

韩强一下子蹦了起来：“老叔，你绿帽子都戴了，该不会还想把医院给这小子吧？我们老韩家可丢不起这人！”

这时，韩昌文那个心腹司机从门外进来，伸手扭住韩强的胳



膊往上一提，韩强杀猪般地叫起来，他被司机扭着出了门，边走还边骂：“这事儿没完，咱们走着瞧！”

聂飞欲言又止，韩昌文朝他摆摆手：“你也先回吧，让我静静。”

聂飞朝韩昌文深深鞠了一躬说：“对不起老师，您知道国外那家医疗公司一直在联系我，我想这两天就出国。以后我就不回来了……”

4.疑云渐起

聂飞走后，韩昌文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方丽给他盖上毛毯，随手捡起韩昌文的公文包。公文包不大，中间有东西鼓鼓囊囊的，方丽感到奇怪，掏出来一看，是个小药瓶，药瓶的标签上写明是一种强效安眠药。药瓶很轻，方丽打开一看，里面只有一片药，药片上还有几个英文字母。方丽也是学医的，她立刻认出了这种药——环丙拉定。可这根本不是什么安眠药，它的作用十分独特，对大脑活动有很强的抑制作用，病人服用后往往会处于一种类似脑死亡的假死状态。

方丽十分纳闷，韩昌文为什么要随身携带这种药呢？

方丽又在包里发现了一份文件，正是梁栋签署的那份迪园赠与协议。又是迪园！方丽和韩昌文一起生活了五年，多次听到韩昌文无意中提到迪园，她知道丈夫在那里有个重要的课题项目。可这个迪园到底在哪儿？那是个什么样的课题？若是正常的医学课题，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讳莫如深呢？

方丽紧紧攥着药瓶，不知为什么，忽然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方丽见韩昌文还在沉沉睡着，便把司机喊来，说自己的车没油了，要出去办点急事，让司机把韩昌文的车钥匙拿来。

司机看着方丽开车远去，不禁有些疑惑，那车是一辆大型SUV，为了操控感特意配备了手动挡，一个女人怎么会想驾驶这样的车呢？他快步来到方丽的车前，发现油箱是满的。方丽在撒谎！司机立刻回到房中，叫醒韩昌文。

而方丽把车开出别墅后，就打开了导航，导出了昨天的行车轨迹。轨迹上有四个地点显示长时间停车，其中三个分别是家、昌文医院、清江医科大学，另外一个位于郊外，这个地方会不会就是迪园？方丽朝这个郊外的地点开去。穿过一片小树林，方丽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院子，她觉得，这一定就是迪园。

此时，梁栋正在里面照料那只绵羊，见一个女人突然推门进来，惊讶地问："你是……哦，你是方……师母？"方丽也认出了梁栋，两人只是在她和韩昌文的婚礼上见过一面。

方丽脸一红说："没什么事儿，路过顺便来看看项目进展得怎么样了。"

说到项目，梁栋立刻两眼放光，他轻柔地抚摸绵羊的头说："这就是我们最新的成果，你看，它又开始吃草根了。"

"吃草根？吃草根怎么了？"方丽疑惑不解，"羊吃草不是很正常吗？"

"羊吃草正常，可吃草根就不正常了。"梁栋笑笑说，"你不知道，绵羊是不吃草根的，只有山羊才吃草根，我们成功地让这只绵羊拥有了山羊的记忆！"

方丽难以相信地问："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"

"当然有可能。"梁栋得意地说，"我们这个课题的全称是'海马体记忆蛋白置换术研究'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山羊海马体里的记忆蛋白，移植到了绵羊体内，这样绵羊就拥有了山羊的记忆，在山羊的记忆里，草根可是很好吃的呀。"

方丽突然脸色有些发白："人，人也可以移植吗？"

梁栋露出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："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！只有做到这一点，课题才算圆满成功！"

方丽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："如果……如果把一个人的记忆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，这个新人到底是谁？是供体，还是受体？"

梁栋不假思索地说："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记忆决定一切。"

方丽想到了韩昌文十几年如一日严格训练聂飞学医，想到了昌文医院的馈赠，想到了“海马体记忆蛋白置换术”，想到了环丙拉定……这一切都指向了一种可能……

方丽突然像坠入冰窟一样浑身发冷，忍不住尖叫出声：“梁栋，你不能这样！你老师他想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丽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方丽回头一看，只见韩昌文朝她走来，司机紧紧跟在身后。

韩昌文拉住方丽的手臂，责备道：“一个女孩子开那么大个车，一点也不让人省心。”说着，他就让司机把方丽送回家。

方丽看着梁栋刚想张嘴，手腕上忽然觉得一疼，是司机抓住了她，拉着她就往外走。方丽挣扎着回头看了一眼，梁栋感到有些奇怪，师母似乎还有话想对自己说，怎么就这样走了？

5.连环阴谋

方丽一回到家便被关进了卧室，连手机也被收走了。她坐卧不安地等了大半天，直到傍晚，韩昌文才推门进来。

方丽害怕地缩到墙角，韩昌文静静地注视着方丽，好一会儿才问：“你知道我要干什么？”

方丽哭着说：“你想把自己的记忆移植到聂飞脑子里，你想占有聂飞的身体！”

“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，难怪当初第一次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”韩昌文满意地点点头，说，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喜欢聂飞，不久以后就可以永远和他在一起了，还多了一副睿智的头脑。”

方丽苦苦哀求道：“聂飞他很可怜，从小就没有父亲，受了很多苦，你放过他好吗？”

韩昌文摇摇头说：“不可能了，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就当是还我的债吧。”

方丽怒道：“聂飞他那么尊敬你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！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？”韩昌文激动地说，“二十多年了，你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多少心血吗？你知道了迪园课题，知道了我的意图，可你不知道吧，聂飞在国外的意外，以及我们的婚事，都是计划的一部分！为此我殚精竭虑……”

方丽猛地扑上去破口大骂：“卑鄙，无耻！”

韩昌文用力捏住方丽的肩，狂热地喊道：“你根本不明白这一切

的意义！聂飞只是第一个，然后是第二个，第三个……我的记忆将一代代传下去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长生不老，长生不老！人类追求了几千年的东西，是我让它变成了现实！”

“魔鬼！畜生！”方丽奋力挣扎道，“你不会成功的，梁栋不会按你的要求去做的！”

“不，他会的！”韩昌文拉开公文包，从里面取出一个药瓶，标签上写着强效安眠药。他晃了晃药瓶，药瓶里的一片药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他朝方丽诡异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因为他有他的原则：特例、知情、同意！”

这时，司机推门进来，从韩昌文手中接过药瓶，转身出门。一小时后，司机来到聂飞的住处，对聂飞说：“韩院长派我来，他希望你不要出国。”

聂飞情绪显得很低落：“我已经买好了明天的飞机票，请转告老师，我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

司机在饮水机上接了杯水，问：“你就不能再考虑考虑吗？”

聂飞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！”

司机叹了口气，左手从杯子上划过，一粒药片落入水中，像一片薄冰快速消融。“你别激动。”司机端着杯子来到聂飞身边，“韩院长也说了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……”司机把杯子递给聂飞，聂飞下意识地接过来，猛地喝了几口。

司机回到沙发上坐下，看着聂飞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渐渐地，他的脚步越来越慢，眼神开始飘忽不定，不一会儿一头倒在沙发上，挣扎几下再无声息。

司机迅速起身，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倒入马桶，然后冲水，洗净杯子放回原处。接着，他清除自己的指纹、脚印，最后来到窗口，看看窗外四下无人，这才俯身背起聂飞，来到楼下。他打开聂飞的车门，把聂飞塞到后座上，发动汽车，缓缓驶出。

司机没有注意到，一条细细的油痕随着汽车伸向远方，就在刚才汽车停车的地方，一个黑影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狼狈不堪地冲进旁边的冬青树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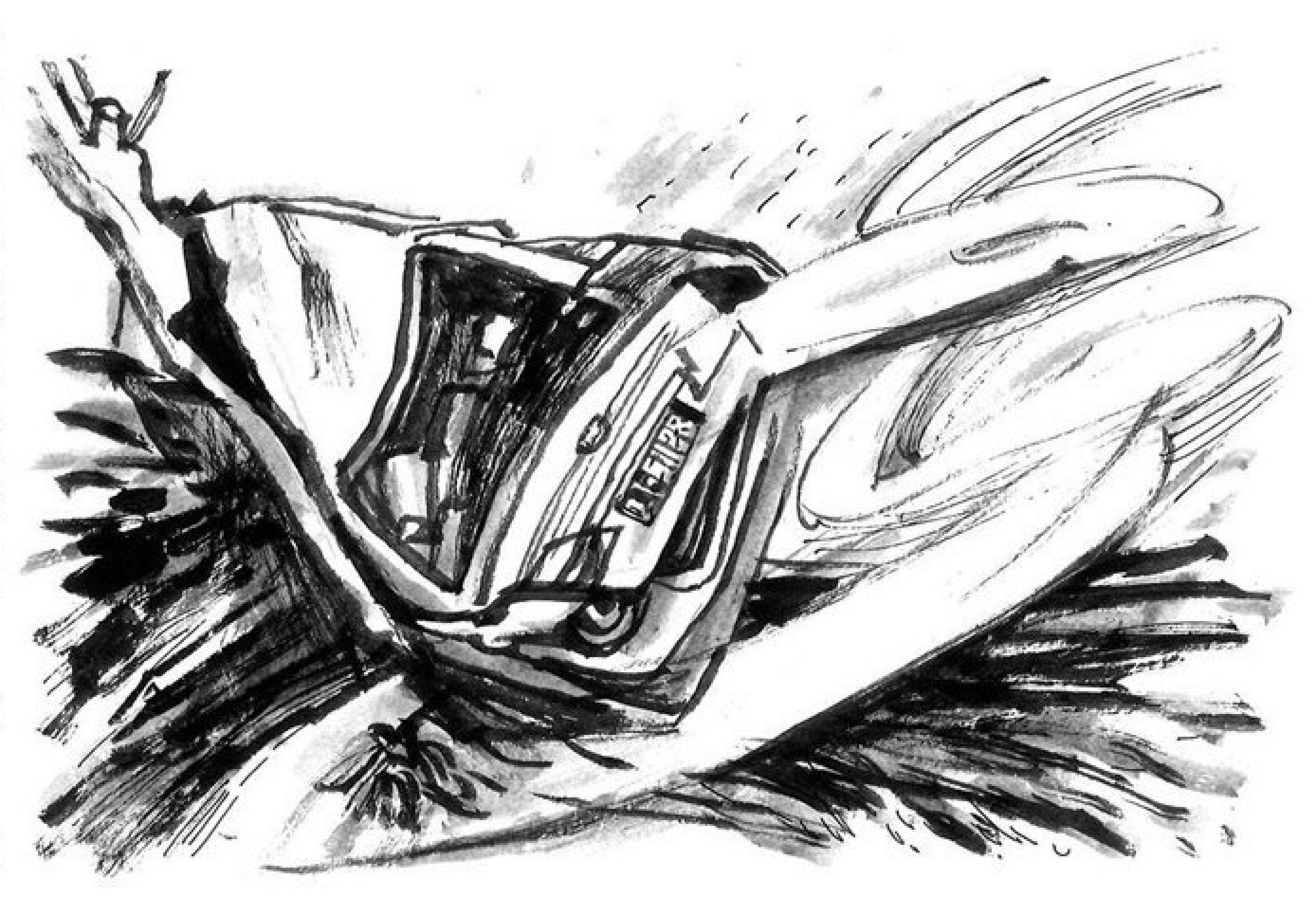
那黑影正是韩强，他已经在这里潜伏了好长时间，终于等到了天黑，见四周无人，这才钻到了聂飞的车底下。可他刚剪断了刹车油管，便听到了脚步声，吓得他趴在车底一动不敢动，直到汽车从他头上慢慢掠过远去。

看着远去的汽车，韩强发出一

阵狞笑，可是，他在车底只看到两只脚，他并不知道开车的不是聂飞，而是他叔叔的司机。

司机开车驶往郊外，途中他拨通了韩昌文的电话，告诉对方自己正在通往迪园的路上。车子快到小树林时有一个大下坡，在下坡路上车子越开越快，司机踩下刹车，可完全没用。很快，车子失控撞向一棵大树，然后在路上翻滚着，车体零件四下飞溅，最后随着一声巨响，车体撞断一棵大树，像一堆废铁，卡进了断枝残叶之间。

那头，韩昌文接完司机电话后，做了几个深呼吸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然后开始拨打梁栋的电话，吩咐梁栋立即做好手术准备："昌文医院收到一名病人，已经确诊大脑海马体病变，接近脑死亡。我仔细看了，现在唯一有效的方案就是海马体蛋白置换。病人是遗体捐献志愿者，已经签订了协议，接受医学试验。"



这样的巧合太令人难以置信了，尽管梁栋已经为这样的机会准备了很久，但他还是迟疑地问："手术没有问题，只是……供体在哪里？我们从哪里取到蛋白？"

韩昌文沉默了一会儿，语调变得极为低沉，但很坚决："我来做供体！"

梁栋吓了一跳："这怎么可以……"

韩昌文打断他说："我没几天好活了，对我、对病人，这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……"

梁栋"啊"了一声，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手术里面似乎含有一些超出手术本身的意味。

韩昌文大义凛然地接着说："你什么也别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我

早说过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死而无憾！”说完，他便挂了电话。

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轰响，梁栋吓了一大跳，他将视线投向迪园外浓浓的树荫，心中莫名其妙产生了一丝不安……

6.阴差阳错

过了一个小时，韩昌文开车抵达了迪园，浓浓的夜色里，他并没有注意到路边的树木和平时有什么不同。他推开手术室的门，看到两张手术台并排放置着，两盏无影灯灯火通明。聂飞躺在其中一张手术台上，戴着氧气面罩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有一道伤口，脖子以下被雪白的床单覆盖着。呼吸机、体外心跳辅助仪都已开始工作，梁栋背对韩昌文站在手术台前，盯着聂飞一动不动。

看到聂飞头上的伤口，韩昌文一阵心痛，心里暗暗埋怨司机不小心。他又凑近看看似乎没什么大碍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吩咐梁栋：“准备手术吧，要赶在大脑完全死亡前把病人救回来。”

梁栋依然背对着他一动不动，声音有些古怪，似乎有着浓浓的悲伤：“他还这么年轻……”

韩昌文看看手术台上的聂飞，一脸惋惜地说：“是啊，他也是我的一个学生，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梁栋有些意外地问：“您认识他？”

“当然，如果不是恰好送到昌文医院，又恰好碰到了我，没有哪个医生会想到检查这个部位。”韩昌文说，“海马体病变！病变正在向其他部位扩展，蛋白置换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有效的方法。”

“海马体病变？”梁栋诧异地看着韩昌文，问，“你确定？”

“当然，是我亲自做的检查，绝不会错。”韩昌文侧身把背部朝向梁栋，“人命关天，别再犹豫了，开始吧。”

梁栋呆立片刻，呼吸突然变得急促，双手开始剧烈颤抖。他开始整理麻醉静滴注射器，平时熟练的动作此时却显得异常生疏，把滴瓶碰得叮当作响。

韩昌文回头看了一眼梁栋，安慰说：“不要紧张，你是全国最好的脑外科专家，只要按照我们平时制订的方案，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”

梁栋咬着牙，右手捏着注射器针头，左手食指按住韩昌文脊椎第

三节，在针头刺入皮肤前，梁栋又停下来问："是你亲自做的检查？你确定是海马体病变？"

韩昌文奇怪地看着梁栋说："是呀，绝不会错。"

梁栋不再犹豫，针头猛地扎进椎管，韩昌文疼得"哼"了一声。梁栋看着麻醉液一滴一滴注入韩昌文的脊椎，忽然说："老师，今天上午方师母说'你想……'，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了。"

"你胡说什么！"韩昌文的音调尖锐刺耳，他回头严肃地盯着梁栋说，"你是一名医生，现在两条人命在你的手中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！"

梁栋等着药力慢慢扩散，过了一会儿才幽幽地说："老师，你还记得我以前的恋人吗？"

韩昌文感到渐渐麻木迷糊，梁栋的声音像隔了层墙，他努力想了想说："唔，那个和你好过的女生？"

二十多年前，梁栋有一个初恋情人，在大学时两人便如漆似胶，竟然偷偷地住在了一起，后来被人发现，捅了出来。那时社会风气十分保守，此事一下子引来轩然大波。当时，梁栋是韩昌文最得意的门生，韩昌文出面力挺，保住了梁栋的学籍，而那名女生在羞愤之下不知所踪。毕业后梁栋多方寻找，她却像消失了一样，音信全无。梁栋心灰意冷，从此不再沾惹男女之情，一直待在这个小院里做医学研究。

梁栋缓缓说道："老师，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就在前几天我找到了她。当初她没有留下来是因为有了身孕，二十八年了，她独自一个人养大了那孩子。"

韩昌文感觉意识越来越迷糊："唔，孩子……"

"我只见过他一面。"梁栋把头转向聂飞，轻轻抚摸他的脸，眼



中浮现出那种父亲对儿子的慈爱，“可我怎么能忘呢？孩子，一见到你我就认出了你。”

“他就是你儿子呀……”韩昌文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强撑起身子,旋即倒下,“怎么是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就是我的儿子！”梁栋回头盯着韩昌文冷冷地说，“没有什么海马体受损，是吧？”

韩昌文拼命挣扎，想让自己清醒过来：“不，不，不，是我亲自做的检查，不会错！”

“没什么海马体损伤，没什么脑死亡，甚至没有昏迷，他只是在沉睡。你不要争辩，不用任何仪器，每个搞医学的都可以分辨出来。”梁栋揪住韩昌文的胸口说,“你给他服用了什么？安眠药？怎么会是安眠药呢？如果是环丙拉定之类的，我一定不会怀疑。你是专家，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”

梁栋的声音像塞在棉花团里，韩昌文感觉身体越来越麻木，脑子越来越迷糊：“安眠药？怎么可能是安眠药？”

韩昌文不知道，他让司机偷偷放到聂飞杯中的，并不是可导致疑似脑死亡的环丙拉定，而是一片真正的高效安眠药——方丽出于女人特有的敏感，偷偷调换了药片。

梁栋开始调试激光刀，韩昌文顿了一下,突然清醒了一些:“梁栋，你……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老师，你说我想干什么！”梁栋痛苦地说，“我还能干什么？你不就是想要这具身体吗？我给你！”

梁栋猛然拉开盖在聂飞身上的床单，手术台上是一具几乎完全破碎的身体，巨大的撞击已经彻底摧毁了这具肉体的生机。

“啊！”韩昌文吓得尖叫起来，扭动身体拼命挣扎，“司机……司机在哪儿？”他不知道司机还在那片小树林里，在汽车碎片里被挤成了一堆烂肉。

梁栋戴上消毒手套，把韩昌文的头扭向左边，在他的右额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，然后举起激光刀，对准十字慢慢切下……

韩昌文的挣扎彻底消失，巨大无比的空虚像黑暗一样将他慢慢吞没。在这具肉体记忆的尽头，是这样一句若有若无的话：“孩子……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这就给你一具新的身体……虽然有点老……相信我，以后会有更好的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: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神探夏洛克·

同 谋

这天上午，一幢公寓楼里传出了枪声。公寓的管理员听到后，立刻报了警。当他上楼查看时，发现2楼9号房间的门下渗出了鲜血，门上还留有两个弹孔。

这时，刑警们赶到了，撞开门后发现一个男子躺在门边，面部中了两枪，已经死了。死者应该是在应门时，被凶手隔着房门打死的。虽然死者因面部中弹无法辨认，但管理员很肯定，死者不是这户的房客汤米。死者身长超过一米八，而汤米是小个子的拳击手。后来，通过指纹识别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，他是侵吞了银行500万美元、正在被通缉的罪犯华特。

夏洛克在了解了犯罪现场的情形和死者的身份后，与刑警一同赶到拳击训练场，见到了汤米。汤米的身高确实不高，只有一米五。在听刑警讲了案情后，汤米的脸色很难看。他告诉刑警，他和华特是同学，昨天夜里华特突然去到他的公寓，要求住一个晚上。汤米还说了他的猜测：“警官，我觉得华特是被错杀的。上周比赛，我曾受到威胁，要我输掉比赛，可我没有照做，于是对方恼羞成怒，又威胁说要干掉我。”

夏洛克在听完汤米的话后，喝道：“别演戏了！杀手杀的就是华特，而你是同谋，你们的目的是要把华特从银行侵吞的500万美元弄到手！”

那么，夏洛克是如何识破汤米的谎言的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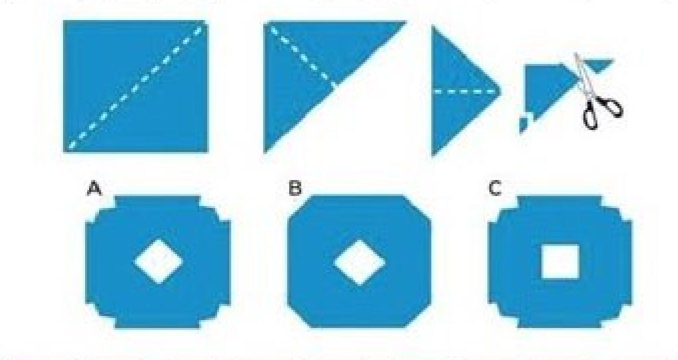
超级视觉　可爱的小鸡

这幢建筑物从某个角度看，非常像一只呆萌可爱的小鸡。其实，这是一个教堂，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海滩边。



思维风暴　空间想象

你能根据图片，找出布料经过折叠并剪裁后的图形是哪一个吗？

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2. 您可登录 http://t.cn/R9ZRpgR。
3. 购买2017年10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57。



墙　下

他高中时沉迷网络游戏，经常半夜翻墙去网吧。

有天深夜他又去翻墙，爬到墙头向外一张望，立即回身向宿舍飞奔。

同学见他神色异常，问他怎么了，他却什么也不说。

从此，他竟戒了网瘾，认真读书。学校里盛传他见鬼了。

后来他考上名校，昔日同学又问到这件事。

这时，他才说出真相：那天，他的父亲来送生活费，舍不得住旅馆，在墙下坐了一夜。

女　鬼

女友车祸身亡以后，他悲痛万分，用尽所有办法，终于找到途径能再见她一面。

他像过去约会那样，理了发、熨了衬衣，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。

不料，他见到的却是一个模样吓人的女鬼，张开血盆大口直扑过来，吓得他落荒而逃。

女鬼站在原地俏皮地笑了，仿佛放下了一件心事：“笨蛋，这回吓得你不敢再想我了吧。要好好活着啊……”

灯　泡

屋里的灯泡突然灭了，我仔细检查了一下，灯泡接触良好，钨丝也没有断。

我重新按下开关，灯泡闪了两下又灭了。

我问：“灯泡，你怎么了，不开心吗？”

灯泡回答：“等会儿再亮吧，有只蛾子在窗外看我好久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不挺好？她是看上你了吧。”

灯泡说：“我不是火，别让她看错了，误了人家一辈子。”



功 夫

爸爸问："儿子，你觉得爸爸壮吗？"

儿子答："壮！"

爸爸又问："你觉得少林功夫厉害吗？"

儿子说："厉害！"

爸爸说："如果我剃成光头，去练少林功夫好不好？"

儿子拍手笑道："太好了！"

第二天，儿子看到爸爸真的剃了个光头，高兴地说："爸爸加油，一定要练成功夫高手！"

那天，是爸爸准备接受化疗的前一天。

星 星

我初中时暗恋同桌很久，有次看她在折星星，便问她："你这是准备折给谁啊？"

同桌笑着说："我要送给喜欢的人。"

毕业那天，同桌送给我一只毛茸茸的熊玩偶。

我抱着这只熊玩偶，心里想的却是：她折的那些星星不知道送给谁了呢？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娶妻生子，那只熊玩偶也丢给儿子玩了。

有一天，顽皮的儿子不小心把熊扯烂了，里面满满的全是星星，都掉了出来。

妻子莞尔一笑，说："你看，当年我的手工还不错吧？"

记 忆

小时候妹妹生了场病，只能记住四个人——父亲、母亲、我，还有她自己。

在妹妹16岁生日那天，我对她说："如果你有了喜欢的人，就把我忘了，把那个人和爸妈一起记在心里吧。"

妹妹笑着说："我才不会呢。"

后来妹妹谈了恋爱。有天，她牵着男友找到我，带着哭腔问我："哥哥，我是谁啊？"

扫一扫二维码，可带走、分享这些精彩细节。



细节，故事之灵魂。本刊推出全新栏目"细节"，意在讲述和传播有细节亮点的小故事。若您看到或听到的故事里有令人难忘的闪光细节，有以小见大的人生智慧，欢迎推荐给我们，篇幅在600字以内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nina_lyj@sina.com。





手机

邵福军



大林是局机关干事，最近局里有两件人事变动：一是老局长荣退，新局长上任；二是原办公室主任荣升，局里要任命一位新主任。为竞争主任职位，好多人都想做新局长的工作，可新局长似乎油盐不进。

这天晚饭后，大林又为送礼的事发愁,妻子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我就不信他真不收礼，怕是他初来乍到，对你们还不熟，想着万一被录了音、照了相，麻烦就大了。当前非常时期，送礼要巧妙、不露声色，他才敢收。”想了一会儿，妻子问大林，“你们局长平时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东西？”“他最近新换了一部品牌手机，特别高大上，他总夸那手机好。”

几天后，同事们发现，大林换了一部手机，居然和局长的一模一样，甚至连包裹手机的皮套也是同款的。面对同事复杂的目光，大林微笑不语，直到局长也发现了这件事，露出复杂的表情，他才激动地说：“这个牌子的手机真是名副其实的好，我做梦都想有一部！可日子过得紧，老婆不批钱，再说我一个小科员，也配不上这种大品牌。所以……嘿嘿，我买了这个山寨的，就连保护套也是人造革的。”大家一听都乐了，局长也愉快地笑道：“年轻人，挺有想法的嘛，好好干！”

大林正暗自庆幸，一个大麻烦来了。

这天，局机关全员聚餐，大家都喝高了。晚上回家时，大林突然发现，他和局长互相拿错了手机。

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儿，局长的手机里得有多少秘密啊！有些人可能会想，何不借此掌握局长的隐私，从此牵着局长鼻子走。但大林不想玩火，他听说局长上面关系很硬，怕弄不好反而会引火烧身，断送自己的前途。不过，大林还是忍不住好奇，翻开了局长的手机。果然，里面有疑似受贿的信息，还有局长和情人的私密照片。大林吓得赶紧把手机扔在一边。

“现在当务之急是，赶紧把手机换回来。”妻子说。

“说来容易，但局长怎么能相信手机没被翻看过？”大林懊恼万分，“看来我要坏事了！”

“当然不能直接去换。”妻子白了他一眼，“我看这未必是坏事……”

第二天，局里纷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：大林昨晚酒精中毒，造成视网膜损伤，引发暂时性失明，回家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当晚就住进医院。

同事们纷纷到医院探望大林，局长也来了。局长是在晚上，一个人悄悄来的，一来就反复问大林：真看不见了？大林连连称是，还拿出了诊断书。局长又问：“出了这么大事，咋不给我打个电话？”

“哎哟，局长您不提我都忘了，昨晚有几个人打我电话，却都说找您。我当时眼睛痛得厉害，就没顾得上问，正好您熟悉这款手机，帮我看看是不是设置有问题。”大林边说边摸索着，从枕头下摸出手机。

局长有些急切地接过手机，打开皮套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把手机放进包里，又拿出另一部手机递给大林，“确实是设置有问题，我给你调好了。你好好养病吧。”说完，局长悄悄退出病房。

不久，大林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。

（推荐者：顾　诗）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：

朱　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
王　琦：wangqi_8656@126.com

刘雁君：nina_lyj@sina.com

赵嫒佳：babyfuji@126.com

黄怡亲：hyq_0415@qq.com




阿P当捕快



刘振涛

我要揭榜

阿P和小兰吵架了，小兰每月给阿P四百块零花钱，被阿P请朋友喝酒一次性花光了。小兰说他，阿P嘴巴很硬，还说什么“我阿P没钱照样能活”，气得小兰扭头不理他。

第二天，阿P几次想张口要钱，可想起昨天说过的话，终究没能抹开面子，讪讪地出门了。

今天周日不用上班，去哪儿好呢？阿P掏了掏口袋，就剩几块钱了，他蔫了，正要打道回府，突然看见一辆大巴停下了，车身上赫然写着“免费大巴”的字样。阿P“腾”地上去了，到了终点才发现，那是一个旅游景区，叫“七侠镇”。

下了车，一座宏伟的城楼矗立在眼前，阿P仿佛到了古代，除了游客，其他人全都是古装，有轿夫小贩，有杂耍卖艺的，也有衙役捕快，在城门口进进出出，像集市一样热闹。

阿P兴奋了，随着游客到了检票口，不料却被拦住了，他一抬头，巨大的牌子上写着“票价：98元”，阿P傻眼了，不是免费的呀！他红着脸从人群中挤出来，可心有不甘，他四下扫视着，高大的城墙是翻不过去的，连个狗洞也没有，

咋能混进去呢？

就在这时，阿P一眼看到好多人围着城墙，不知在看啥，他忙凑过去，一看，顿时吓了一跳：上面贴着一张用毛笔写的缉捕令，还有一个画着圆圈的“赏”字。

看着那画像，阿P一激灵，画像上的人他刚刚见过的，是个小贩，下车时跟他撞了个满怀，个子不高，尖嘴猴腮，很好认，对，就是那小子！

阿P认真地看着告示：“案犯张二狗，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，十恶不赦，凡能捉拿案犯者，赏白银千两，特此告知，七侠镇衙门。”后面是红红的官印。

哇，一千两银子啊！阿P生怕被别人抢了先，他上去一把揭下告示，兴冲冲地跑到检票口：“我揭榜了，我能帮你们逮住那小子……”

两个检票员一愣，笑了一阵，两人耳语了几句，一人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很快便打开门闸：“这位客官里面请，第一条街左转，就是你要去的地方了。”

阿P那个高兴啊，装傻充愣混进来了，还以为我真傻呀？什么抓逃犯，那是假的，谁不知道？我只要能混进来就好啰！正高兴呢，突然，迎面走来两个衙役，他们盯着阿P手里的告示，看了又看，然后一抱拳，齐声说道：“我二人奉命在此等候好汉，请！”

阿P一愣，后悔不迭，咋不一进来就扔掉告示啊？这下好了，人家当真了！

阿P硬着头皮跟二人来到衙门，班头热情迎接，一口一个“好汉”，一口一个“大侠”，把阿P弄得还真进入了角色。班头交给阿P一个精美的腰牌，说：“拿着这个，你就是我们衙门的特聘捕快了，可以自由出入城门去寻人。”

我的天呐，这待遇忒好了！阿P兴奋地出了衙门，拿着通缉告示在人群中搜寻张二狗，没多久，张二狗居然撞枪口上了，他向阿P兜售斗笠，被阿P一把抓住：“好小子，我是衙门特聘捕快阿P，你逃不了啦！”

那小子一听，似乎没回过神来，等看到阿P手里的告示，才明白咋回事，他奋力挣脱，撒腿就跑……

不是黑店

张二狗比兔子跑得还快，可此刻他在阿P眼里，已经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大坨银子，说啥也不能让他跑喽！

追了半小时，最后张二狗瘫了下来："哥呀，你是田径队员吗？我服了，我跟你去衙门，再让你追下去，我非断气不可。"

阿P带张二狗回到衙门，上交了腰牌，班头果然让衙役端来四个托盘，盘里全是白花花的银子，把阿P看傻了："这、这都是真的啊？哎哟，我的亲娘啊，我穿越了吗？"

一旁的衙役一本正经地说："好汉，银子只能在七侠镇内花销，不管吃饭购物都行，唯独不能带出镇，到了城门口，银子是会被没收的。"

阿P一听有点泄气了，这么说来银子只是道具，不是真金白银，但他转念一想，景区里有很多店铺，现在手里拿着一千两银子，必须当回土豪啊！这么一想，他向捕快要了个口袋，把银子倒进去，背着口袋，出了衙门。

刚才追张二狗早就饿了，阿P来到一家饭庄，抬头一看菜价，才几十元一盘菜，他乐了："店小二，来二斤卤牛肉，三两烧酒，快点！"

酒菜一上来，阿P狼吞虎咽，很快吃光了，他打着饱嗝拿过口袋，掏出两锭银子"啪"地拍在桌上："小二，不用找了。"



这时，饭庄里吃饭的游客都惊奇起来，别人都用人民币，他咋用银两？顿时，人们都围过来看稀奇。

这下把阿P得意的呀，一只脚踩在凳子上，把全部银两倒在桌子上，掏出手机来了两张自拍，发到了朋友圈，还配上文字，他就是要让小兰看看，他阿P在另一个世界里如何叱咤风云！

店小二跑来一看，乐了，饭庄早就得到景区的通知，用银两消费的人叫阿P，只要他本人消费一路绿灯，并通知了银两的折算比率。店小二大叫一声："哇，您是抓捕逃犯的大侠阿P吧？没想到您能光顾我们小店……"

人们一听，大侠？抓逃犯？人群喧闹起来，阿P拗不过大伙儿



七嘴八舌的发问，只好添枝加叶地描述了他抓捕逃犯的英勇事迹。正说着，“嘀铃铃”的手机铃声打断了阿P的话头，一看是小兰的电话，阿P知道小兰一定看到了朋友圈，看到了那一大堆银子了，他拿起手机又吹了起来，小兰在电话里欢喜地说：“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银子呢，你太有本事了，这个月零花钱我再给你加200！”

阿P不等小兰再问啥就挂了电话，人群中的店小二冲他拱拱手：“大侠，您两锭银子不够哇，您一共消费三百两。”

一顿饭吃掉三百两，黑店呀？可经店小二一解释，阿P明白了，银子在这里类似“购物券”，所谓一千两，不过是个定额而已，并不是真的一千两。

用这种“购物券”的人，他阿P是第一人，因为没有人揭过榜，没人干过这种傻事，偏偏他阿P干了，景区居然把这个“游戏”纳入以后的游览项目中，这是后来的事，阿P不知道罢了。

想想自己给景区开了先河，而且是花银子第一人，阿P又不心疼那三百两了，他大方地付了账，离开饭庄，背着剩余的七百两银子，一路逛，一路买买买……

柳暗花明

一圈逛下来，阿P浑身快散架了，他这才发现，口袋瘪了下去，只有一锭银子了。街道上人也快走光了，店铺三三两两都关了门，天居然快黑了！

阿P急忙跑到城门口，朝外一望，广场上空荡荡的，一辆大巴都没有了，只有远处几辆出租车在招揽生意，一打听，最后的班车刚刚开走！

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几十公里的路，走回去还不得半夜啊？阿P想打车，可一想到身上没钱，又转了回来。最后，他思来想去，找了家客栈，掏出最后一锭银子：



"掌柜的，住一晚多少钱？"

掌柜白天围观时见过阿P，他笑眯眯地说："这不是大侠阿P吗？您是要上房呢？还是……"

阿P急忙说："最便宜的，我就是体验一下生活，不能太奢侈嘛。"

结果，最便宜的要一百多两银子，阿P只剩下三十两，根本不够！阿P红着脸，说想打工顶住宿费，掌柜坏笑着一指墙上的招聘广告。阿P一看：招聘店小二，每月一两二钱银子。挣够一百两银子得多少年啊？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！

一分钱逼死英雄汉，阿P顿时气短了，低声下气地跟掌柜商量，好歹让他住下来，可人家就是不同意。正在争执，门外走进两名捕快，"哎呀呀，好汉，您在这儿啊，我们找了您半天，以为您走了呢！这是七侠镇给好汉的答谢，请务必笑纳！"说着，一个捕快递上一个红包。

阿P接过来一捏，感觉到里面是钱，至少几百块啊，这红包给得太及时了，他激动得差点哭了，还住啥店啊？赶紧打车回家！

阿P不好意思当面打开，再三道谢后把一锭银子交给捕快，走出门来，撒腿就往城门口跑。

这当儿，最后一辆出租车正要启动，阿P冲出闸门，拉开车门坐了上去……

阿P气喘吁吁的，车子开出很远，才平静下来，他打开红包一看，傻眼了，哪里是钱啊，里面竟然是四张景区门票！他顿时没了底气，犹豫着递给司机一张门票，弱弱地问："师傅，我钱花光了，用这门票抵你车费，行吗？票价98呢。"

司机愣了一下，他想，自己经常跑这条线，知道怎样把门票卖出去，如果卖了，扣掉这趟车钱，起码赚一半，行！

阿P到家后，小兰左瞧右瞧，疑惑地问："银子呢？"

经过一番解释，小兰虽说不大高兴，但还是有些佩服阿P，好吃好喝玩了一整天，没花家里一分钱，有点能耐！

阿P掏出三张门票，又吹开了："人家还送我三张门票呢！我在那里也算是个名人了，改天我带你和儿子去玩一次，也当回土豪。"

小兰一听，立马进厨房炒菜去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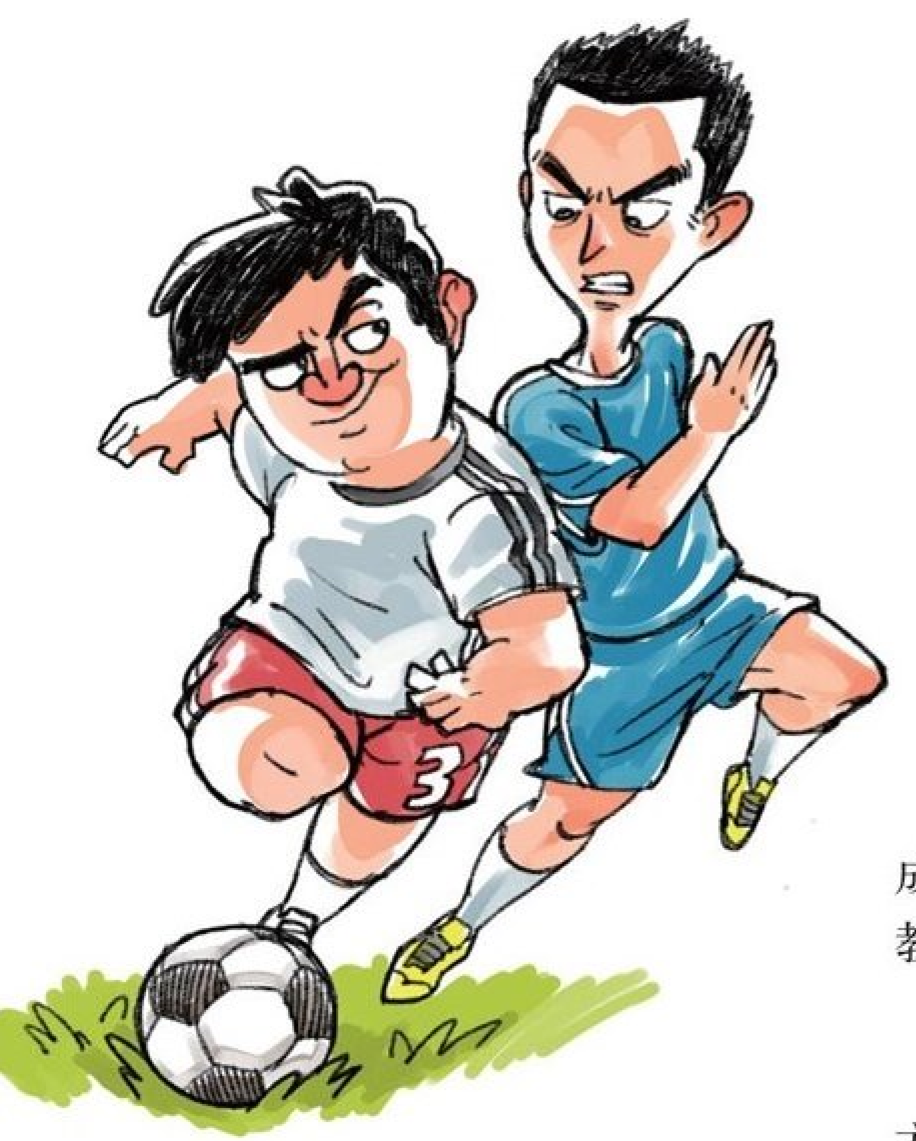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杀手锏

■ 曹景建



这些天来，成新足球队的黄教练愁得觉都睡不好，因为市企业足球联赛要开始了，成新老总下了死命令一定要赢，而老对头科飞公司队实力非常强，恐怕又要成为他们的手下败将。

黄教练的小舅子听说了姐夫的烦心事，眼珠骨碌一转说："我给你推荐一个叫麻三的人来，绝对靠谱！"

黄教练把麻三带来球队，大家都笑了，这麻三弓背驮腰，就像个病秧子，他能踢啥足球？可麻三这个替补却很敬业，每场比赛都不落下。

这天，成新队和科飞队在决赛中碰面了。果不其然，刚上半场，成新队就被科飞队踢了个二比零。下半场进行了二十多分钟，还是难以突破。成新集团的老总坐在旁边，一直给黄教练翻白眼。

黄教练一咬牙，把麻三换上了场。

麻三上去后，像泥鳅一样紧贴对方前锋，不一会儿，对方前锋就急了，在争球时身子一斜想把麻三挡开，没想到麻三顺势倒地，嗷嗷乱叫。

裁判判对方前锋严重犯规，一个红牌罚下去了。没有了这个"进分王"，科飞队阵脚大乱。

成新队抓住时机，连进两球，战平了。接着，对方后卫又在禁区和麻三发生了冲撞，麻三倒地，主裁判判成新队点球！

凭着这一粒点球，成新队夺了冠。成新老总十分高兴，问黄教练："今天比赛麻三功劳最大，他是干啥的？"

黄教练小声说："我小舅子是交警队长，他推荐的这个麻三是个专业碰瓷的。你看麻三那两个假摔，演得天衣无缝，裁判都没觉察出来！"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躲的不是地方

■ 闻春国 编译

男子到酒吧买醉，喝了几杯后，便向调酒师抱怨起前两天的悲惨遭遇。那天，他在酒吧和一个金发女相聊甚欢，女郎还问他是否愿意去宾馆，男子激动地跟着女郎走了。可他刚走进宾馆房间，就听见门口有钥匙声。女郎说，是她男朋友回来了，叫男子赶快躲起来。男子只好爬到窗外，用两只手抓住窗框，整个人悬在那里。



男子喝了口酒，继续说道："几秒后，我就听见那家伙把门打开了，一进门便嚷道：'你这狐狸精，刚才和谁在一起？'接着，他就在房间里到处乱找。很快，我听见那家伙问：'窗子那边挂着什么东西？'幸好女郎急中生智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他才没有继续搜查下去。"调酒师笑着说："那你不是挺幸运的？"

"别提了！"男子摇头叹道，"后来，那家伙竟然朝窗外倒出一壶滚烫的热水，你瞧，我的整个头皮都被弄成了二级烫伤！"调酒师惊叫道："噢，要是我，准会被气疯的。"

"不，这还没有真正让我感到郁闷。"男子叹道，"紧接着，那家伙使劲地关窗子，你瞧，我的手指被轧得血肉模糊。"调酒师看着男子的手，说："是呀，我明白你为什么如此沮丧了。"

男子摆摆手说："不！这还不是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事。""哎呀，那到底是什么事？"

男子长叹一声说："我当时拼命抓住窗框，可当我回过头向下望时，我发现自己离地面竟然只有六英寸左右！"

（推荐者：彼岸花开）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



高手出马

■ 马绘涛

小李在学校里经常被小张欺负，小李的父亲老李知道后，气得上门去和小张的父亲理论。

老李是会武术的，一向用拳头说话。可老张并不是省油的灯，他练过拳击和散打，软硬不吃，蛮横护着犊子。两人吵着吵着，约定去公园决斗。

老张膀大腰圆，没几下就把干瘦的老李打趴下了。老张得意极了。

这下，老李丢光了颜面，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找了个散打高手，连夜给老张送去战书，说要再比一回。

老张死活不接战书，说："这是我们两家的私事，不牵扯外人，你若派家人，我就出战！"

这可难办了，算来算去，老李已经是家里功夫最强的人了，别人上去还不是白搭？

这时，有人给老李支招说："老李，其实你家里还有一位功夫超强的人……"

老李听了大喜过望，拍着脑袋说："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！"

于是，老李重新送去战书，并和老张说好，这次比武必须分出高下，输的一方要认错道歉，摆席三天！

老张知道老李家没什么高手了，自信必胜无疑，痛快地答应了。

开战那天，老张早早地来到公园，里面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。不一会儿，老李和他的家人也到场了。老张向老李那边扫视了一下，神气地问："你们派谁跟我打？"

老李从身后扶出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，介绍道："这是我爷爷，今年101岁，是我们家里最德高望重的高手，我们让他跟你打！"

老张傻眼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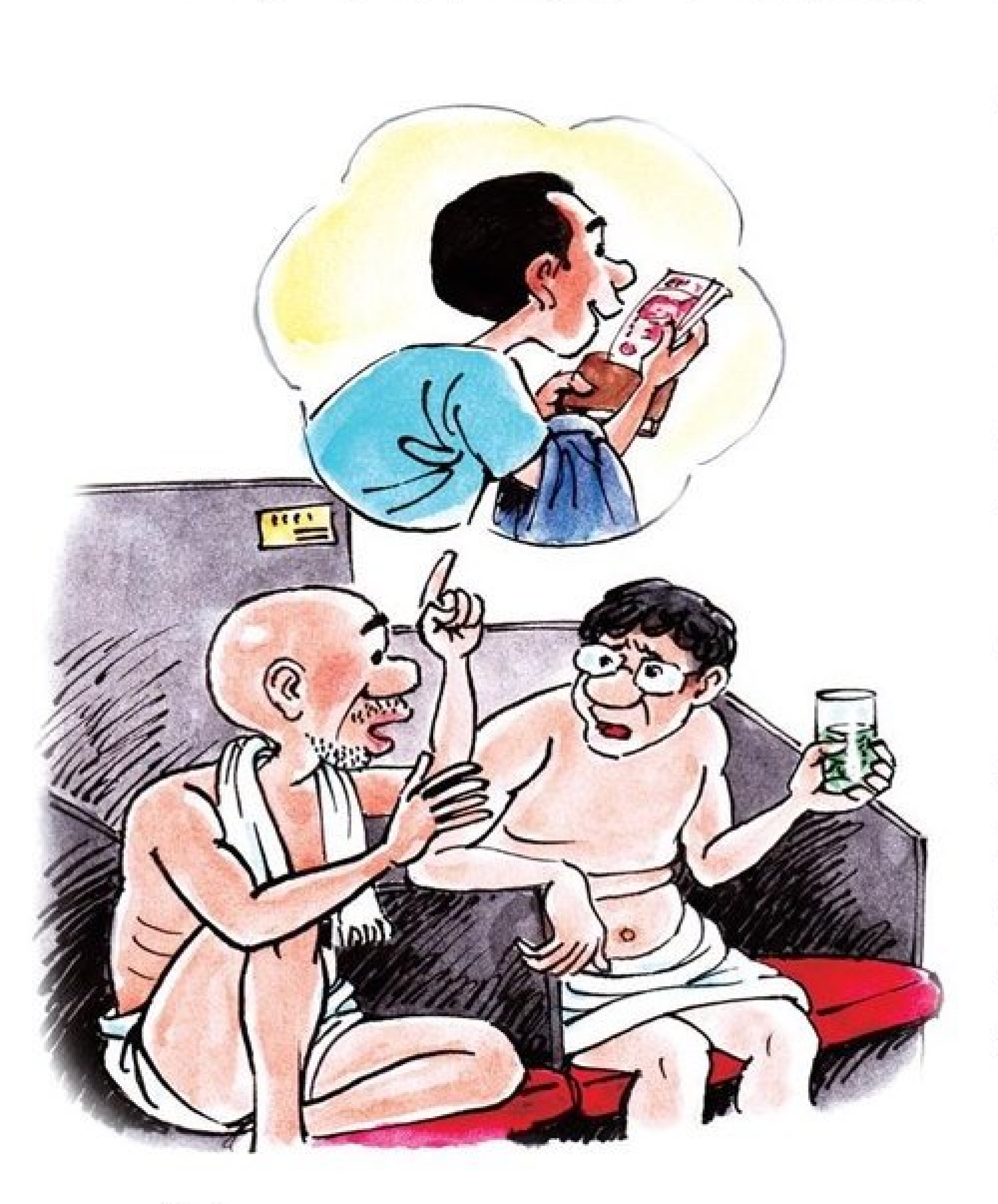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此孝子

■ 潘李君

老王和老孙都在养老院，两人同居一室，天天下棋、聊天，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。

老王有一个儿子，十分孝顺，知道父亲爱泡澡，工作再忙，每月也会抽出一天时间，带老王去澡堂舒舒服服地泡个澡。老孙也有一个儿子，却很不孝顺，甭说一个月来一次了，有时一年到头也难得来一趟。因此，每次见老王的儿子小王来养老院，老孙都十分羡慕，事后总是唉声叹气一番。心说：我儿子要是有小王一半的孝顺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



这天，小王又来了，嘘寒问暖了一通，又带父亲去了澡堂。

泡完澡，小王把父亲送到养老院门口就匆匆走了。老王看着儿子的背影，不由摇头叹息。老孙见了，说："老王，你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，还不知足？"

"孝顺？"老王叹气说，"孝顺才怪！"

老孙疑惑地问："怎么，你儿子今天没带你去泡澡？"

老王说："澡是泡了，你以为是白泡的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要是不想个法子，这小子能每个月来一趟吗？"

老孙听了，更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

老王说："我每个月领到退休金，都把钱藏到贴身衣袋里。这小子明里不好意思向我要钱，就趁我脱了衣服泡澡的时候，悄悄把钱掏了去。为了每个月见上儿子一面，我只好一直装糊涂啊！"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

一着棋高

老男孩

这天，小怡发现闺密楚楚穿了条漂亮的新裙子，就问多少钱买的。楚楚一脸得意："两千块，我使出绝招才让我那抠门老公给买的！"

在小怡的追问下，楚楚才道出她的绝招：她先带老公去珠宝柜台，说是要买一枚五万元的钻戒，老公自然不肯，楚楚假装生着气，这才去了女装区，指名要买这条早就物色好的裙子，老公哪敢不从？

小怡点头受教了。第二天，她和男友亮子逛街，小怡正想亮出绝招，亮子却主动提出去看钻戒。两人来到柜台，小怡选中了一款标价十万的钻戒，亮子笑着说："我现在就给你戴上。"说着，他忽然"扑通"一声单膝跪地，手拿戒指，深情地望着小怡："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"

小怡幸福得差点没晕过去，一脸害羞地点了点头，让亮子把戒指戴上。

就在这时，亮子却冷不丁拔下戒指递给营业员，对小怡说："行！亲爱的，那你等我攒够了钱给你买！"

小怡又气又羞地转头就走，决定使出绝招，她来到女装区，走到心仪已久的裙子前，对亮子嗔道："今天你必须给我买这条三千块的裙子，作为补偿。"

谁知，亮子却小声对她说："亲爱的，别闹脾气了！钱省下来，才能给你买戒指，好不好？"说着，他掏出手机，把刚刚拍的钻戒给小怡看，"你戴着这戒指真是美极了！"小怡看看照片，再看看亮子真挚的双眼，犹豫着答应了。

亮子又把小怡夸了一通，小怡美滋滋地去补妆了，亮子这才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楚楚她老公的电话："哥们，你输定了！你陪楚楚逛街省了四万八千块是吧？知道我今儿省了多少吗？整整十万三千呐！"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

对号入座

■凌　风

小王坐火车到外地出差。

上了车，他手拿车票找座位，发现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靠在椅背上睡得正香。小王轻轻地把他拍醒，客客气气地说："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座位，麻烦您让一下！"

小伙子睁开眼，醒了会儿神，才懒洋洋地反问小王："你的座位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要对号入座啊！给我看一看你的车票。"

小王心里有些不快，把车票递给他。小伙子仔仔细细地看起来。小王看他那慢吞吞的样子，耐着性子揶揄说："看仔细点，可别被我忽悠喽！"

刚说完，小王忽然注意到有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站在一旁，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，时而看他，时而看小伙子。小王心里一紧：看来他们是一伙的。但转念又一想，怕什么，总不至于明目张胆地抢座位吧。

这时，小伙子看完了车票，把票递还给小王，然后老大不情愿地站起身腾座位。小王刚坐下，就见那男子冷不丁照着小伙子后脑勺就是两巴掌，嘴里还不停地嚷嚷："你倒是睡得舒服啊！你倒是睡得舒服啊！"小伙子抬手招架，两人撕扯在一起。

什么情况？小王一下子蒙了。这时乘警走过来，喝住男子说："住手！有话不能好好说？至于动拳头吗？"

男子住了手，余怒未消地狠狠瞪了一眼小伙子，委屈地申辩说："警察同志，你不知道这小子有多坏！"他指了指小王的座位，"我本来在这里坐得好好的，这小兔崽子拿张票在我眼前晃了晃就收了起来，说是他的座位，害老子站了一宿啊！"说着，男子又转向小伙子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，"都是站票，你凭啥把老子赶起来？"

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　顾子易）

ISSN 0257-0238



CN31—1127/I
国内代号：4—225



国外代号：M156
零售价：4.00元
每月8日出版



故事会文摘
gsh-wz